

廣博物志





廣博物志

(綫裝十冊)

明·董斯張纂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

揚州古籍書店發行

一九八七年七月影印

宣紙本

定價 九十三元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七

隴西董辨張義

當湖劉廷元訂

鳥獸野下

王冰作服牛 呂氏春秋

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 注若用牛犁也○山海經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 公牛謂公家之牛以待國之政令

以待祭祀賓客享食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

射軍事喪事之所需也 祭牛祭之牛求牛隔日緝

以授職人而芻之 祭求神所用之牛命收入芻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高暉堂

凡賓客之事供其牽禮積膳之牛饗賓射供

其膳羞之牛軍事供其犒牛喪事供其奠牛凡

會同軍旅行役供其兵車之牛與其奉傍以載

公任器 周禮

隋志有寧戚相牛經

牛岐胡有壽 岐胡牽兩腋亦分為三也眼云角近行駛眼欲

得大眼中有白脈貫瞳子最快二軌齊者快 一軌

從鼻至髀為前軌頸骨長且大快壁堂欲得闊 壁堂

壁堂欲得如絳馬聚而正也莖欲一侍小

庭欲得廣 廣庭天關欲得成 天關骨也 偶骨欲得

垂 偶骨脊骨中 洞胡無壽 洞胡骨也 旋毛在珠

淵無壽 淵骨在 上池有亂毛起妨主 上池骨角

也倚脚不正有勞病角冷有病毛拳有病毛欲

得短密若長疎不耐寒氣耳多長毛不耐寒熱

單脊無力有主廝即決者有大勞病尿射前脚

者快直下者不快亂馳者舐人後脚曲及直並

是好相直尤勝進不甚直退不甚曲為下行欲

得似羊行頭不用多肉髻欲方尾不用至地至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高暉堂

地少力尾上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縛肉欲得

硬角欲得細橫豎無在大身欲得促形欲得如

卷 卷者其形側也 插頸欲得高一曰體欲得緊大膝疎

肋難飼龍突曰好跳 又云不鼻如鏡鼻難牽口

方易飼蘭株欲得大 蘭株尾 豪筋欲得成就 豪筋

橫豐岳欲得大 豐岳膝 蹄欲得堅 羊角 垂星欲

得有努肉 垂星蹄上有肉 力桂欲得大而成功

常助欲得密助骨欲得大而張 張而 髀骨欲得

出髀骨上 骨上 骨上骨上骨上骨上骨上骨上骨上骨上骨上

根不用多肉及多毛泉根也懸蹄欲得橫如也

陰虹屬頸行千里陽鹽也當陽鹽中間脊骨欲得窄則為單脊常有似鳴者有黃齊民要術

得廣陽鹽有次尾當陽鹽中間脊骨欲得窄則為單脊常有似鳴者有黃齊民要術

相牛經云陰虹屬頸千里註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竅戚所飯者也憶之牛其亦有陰虹也

史記云寧為鷄口無為牛後按延策國策音義云尸鷄中之主從牛于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三一 高暉堂

從俗寫誤也朝氏家訓

州雷者其實木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為譬異物志

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筋明目瘡愈漢人入國示之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各曰蠶食桑葉為人吐絲外國復不信有之中

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昔秦文公伐之樹瘡隨合乃遣人持斧所之猶不

斷一人傷足不能去卧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為勞矣又曰秦公必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於子何如乃默無言

問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為牛入水故秦為立祠神異傳曰又搜神記云王雍州神樹同此不重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四 高暉堂

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韓子

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嘗則牛也學服軛以耕於野不恐被繡入廟而為犧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家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嘗之人二甲嘗發也夫

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  
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  
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韓非子

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  
不合其耳矣轉為畜重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  
奮耳蹠蹠而聽

奮耳蹠蹠而聽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四年有一人

騎白牛蹊人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嘗

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惟見牛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五 高暉堂

跡遺糞皆銀也明年世祖封禪焉百陽誰祖

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駁高六尺尾環遶其身

角端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帝使輦銅石以

起望僊宮跡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花

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僊宮因

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惟尾出土上

今人謂龍尾撒也泣異記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

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十子

管輅洞曉術數初有婦人亡牛從小曰可視東  
丘塚中當懸向上既而果得婦人反疑輅告官  
按驗乃知是術數所推別傳

桓立在南常出詣殷荊州於鸚穴逢一老翁羣

驅青牛形色瑳異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之垂

靈溪駿駛非常玄息駕飲牛牛入水不出桓使

覘守經日絕跡嘗時以為神物 浩官故事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

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六 高暉堂

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卜之謂曰天下將有

兵亂為禍非止一家晉書

元嘉中益州刺史吉乾遷為南徐州先於蜀中

載一青牛下常自乘恒於目前養視翰遺疾多

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潦滂沱吉氏喪未還

郡先遣驅牛向宅牛不肯行人知其異即待喪

喪既下船便隨去幽州錄

宋譙國城父人王曇首嘗以牛作脯為業欲殺  
一牛見刀輒跳躍欲走曇怒乃先以刀刺牛目

經少潛其人眼無以暴出而死

陳後主時秣陵有泉深不可測產魚鱉其衆恒有聲如牛邑人躍之不敢犯無何忽見牛頭于岸下里民牽而出之於是捕其魚乃盡江東舊以牛頭山為天關今牛頭已獲蓋示國將滅而關毀也後年隋平陳廣古今五行記

竺法慧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嘗命過吾欲

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七 高暉堂

施之慧牽牛祝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為少日而亡法苑珠林

下士瑜者其父以平陳功授儀同慳吝常僱人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下父鞭之曰若曾負錢

我死當與爾作牛酒吏之間下父死作人有牛產一黃犢腰下有黑文橫結周匝如人腰帶右

膀有白文斜貫大小正如笏形牛主呼之曰下公何為負我牛即屈前膝以角著地瑜以錢十

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廣五行記

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

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耆舊云山下亦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駿身自山而降下導九十九泉飲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導九十九泉積以成川西南流水經注

佛述寺有牛產犢出首還隱已過信次母將亡

僧告智曠知惻答曰此犢是寺居士侵用僧物今來償債其羞不出牛母無他因執爐阿戒犢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八 高暉堂

子疾當償報何耻生乎應言便出神僧傳隋并州竹永通曾貸寺家粟六十石年久不還

索之云還訖遂於佛堂誓言若實未還當與寺家作牛此人死後寺家生一黃犢足有白文乃

是竹永通字鄉人觀者日數千其家用粟百石於寺贖牛別立一室事之如生仍為造像寫經

月餘遂死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為鴻遂委三子謂曰爾可從古旃吉楠牛也三

子

子因隨牛牛所糞悉成肉酪

酉陽雜俎

秦文王五年游於胸衍有獻五足牛者時秦世

喪用民力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

生五足

搜神記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田北由有獻牛足出背

上者劉向以為牛禍內則思慮露亂外則土功

過制故牛禍作足而出於背下好上之象也

晉大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

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九 高暉堂

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死中有牛生子一足三尾

生而即死

漢桓帝延禧年臨沅縣有牛生鷄兩頭四足

上

昔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提陀奉事婆羅門

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樵人毀其

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

敗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即

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逐插振其

一角血流滿面牛還到王所自言我定無狀食

此人少稻今折我角王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

語王語牛言我當為女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

此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勅王便感念言

我事婆羅門但坐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令

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

投地為佛作禮願受五戒十善佛言布施持戒

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無量後生

天上王歡喜得須陀恒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十一 高暉堂

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舍牟尼佛時王與牛

為兄弟作優婆塞共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

精進不敢懈怠壽終升天上壽盡下為國王牛

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伯出尚

有宿識故來開悟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坐天

法苑珠林

昔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羅越城分

衛於城門中值新產特牛所舐殺牛主怖懼賣

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復舐殺其主主



之家人曠志取牛殺之於市賣曰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負擔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掛樹枝須臾絕斷牛頭落下正墮入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羣臣往詣佛所其問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賈客二人到他國內興生寄往獨孤老母舍應與僱舍直見老母孤獨歎不欲與候老母不在默然而去母歸不見客即問皆云已去老母曠志尋後遂及疲頓索直三客逆罵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十一 高暉堂

我前已與云何復索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而咒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當相值要當殺汝佛語瓶沙王爾時老母今此犍牛是也三賈客者佛迦沙等三人爲牛所觶殺者是也

也

昔剎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府不念妻子田園財寶我有

此務而兄數誨不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爲人所驅馱鹽入城兄從城中出偶見之即爲說法牛聞已悲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導說而使我牛憂愁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償君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澗即便命終得生天上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十一 高暉堂

昔提馱羅國迦膩色迦王有一黃門恒監內事暫出城外見有羣牛數盈五百來入城內問驅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將去其種於是黃門即自思忖我宿惡業不受男身今應以財救此牛難遂償其價悉令得脫善業力故令此黃門即復男身深生慶悅尋還城內佇立宮門俯使啟王請人奉現王令喚人怪問所由於是黃門具奏上事王聞驚喜厚賜財轉授高官昔大迦羅越華言出錢爲業有二人舉錢一萬

至日還之後日二人復相謂曰我更各舉十萬  
後不還之亦可有牛繫在籬裏語一人曰我先  
世坐負主人一千錢不還償今三次作牛猶還  
未了况君欲取十萬罪無畢時二人驚怪會天  
已曉主人出二人說牛之語主人即便放著羣  
中不復取用咒願此牛自今以後莫復更受此  
畜生身若有餘錢一以布施牛後命過得生人  
中

佛在驕薩羅國將諸比丘欲詣勒那樹下至一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三 高暉堂

澤中有五百水牛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  
人遙見佛來將諸比丘從此道中行高聲叫喚  
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羣中有大凶惡牛極  
突傷人難可得過爾時佛告放牛人言汝等今  
者莫大憂怖彼水牛者設來舐我吾自知時語  
言之頃惡牛卒來翹尾低角跳躑直前爾時如  
來於五指端化五獅子佛左右四面周布有  
大火坑時彼惡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無有去  
處雖佛足前有許多地冥然清涼馳奔趣向心

意泰然復無怖畏長跪伏首皈世尊足爾時世  
尊知彼惡牛心已調伏即便為牛而說偈言盛  
心興惡意欲來傷害我歸誠望得勝反來舐我  
足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慚謝歎  
然悟解蓋障雲除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惡  
業倍生慙愧不食水草即便命終生忉利  
橋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粟田邊摘一  
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作牛償之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十四 高暉堂

羊以正月產者為上羔仲冬產者為次羔季春  
以後產者為下羔  
羊屬吳羊牡一歲曰牡翽三歲曰羝其牝一歲  
曰孛翽三歲曰牂吳羊羝曰羝殺羊羝曰羯羣  
擊羝羝美也美皮冷角 廣雅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 羔小羊也飾謂飾以鬣也祭祀謂  
羊牲登其首 升首以報陽也凡祈珥共其羊牲  
賓客共其法羊凡沈辜候禳釁積共其羊牲 廣雅  
羶羊之角重於也斲木之舌長於喙 玄覽

吳房堂溪有白羊淵淵水舊出由羊漢武元封

二年有白羊出此淵舊牧者禱祀之初出一羊

婦人大驚拍手羊自此絕焉郡國志

羊而不角呼駁羊述異記

古人說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鳥上

月氏之羊其頭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

審之事見爾雅郭璞羊贊

昔有攘羊者以羊遺叔嚮母埋之不食後三年

攘羊事發追捕嚮家檢羊骨肉都盡唯舌猶在

廣博物志

卷之甲

五 高暉堂

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為族矣搜神記

齊莊公之臣王國甲中里檄者訟三年而獄不

斷恐失有罪使二人羊盟齊之社二子相從以

羊血灑社讀王國甲之詞已盡絕里檄之詞未

半祭羊起而觸中里檄齊人以為有神驗墨子

修羊公者魏人也後以道干景帝帝禮之使止

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修羊公能何日

發語未訖牀上化為白羊題其脇曰修羊公詩

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列仙傳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

上施阜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

忽有人語自呼嵩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

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醅文乃乞得

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順髯

鬚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作羊聲座中

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

不知所在殺之乃絕搜神記

廣博物志

卷之甲七

十六 高暉堂

隴州汧源縣有土羊神廟昔秦始皇開御道見

二白羊鬪遣使逐之至此化為土堆使者驚而

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見二人拜於路隅始皇問

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來

相謁言訖而滅始皇遂令立廟至今祭祀不絕

隴州

符堅時有人於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

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

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也十六國春秋

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佛圖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高僧傳

梁時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繩

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

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嚮入

口便下皮肉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

作羊鳴而死冥報記

著域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七

高暉堂

來竺法與從人中來又譏諸眾僧謂衣服華麗

不應素法神僧傳

王固聘魏因宴享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

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罾網固

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前史

有人送書於高爽告躡云比日守羊固苦菓答

曰守羊無食何不借羊糲米上

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肉食詭作

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令我家業所以諧富

由此樹神恩福故耳今日汝等宜可羣中取羊

以用祭祀時諸子等承奉致命尋即殺羊禱賽

此樹即於樹下立天祀舍其父後時壽盡命終

行業所追還生已家羣羊之中時值諸子猶祠

樹神便取一羊過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嚙啞

笑而言曰見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為愚

肉故妄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今償殃罪

獨先當之時有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

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令目觀察乃知是父心懷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六

高暉堂

懊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罪不復殺生法苑珠林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用純伏瘞

亦如之伏謂伏犬以王車驟之產○凡幾珥沈

辜用穠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禮

狗名重工徹止翟猥來白龍狗穆天子傳

渠搜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周書

犬則有青鸛白雀飛龍虎子周處風

狔搜南越犬名也殷虞看葵竝犬名也

天生四子取黃子養之天生五子取青子養之

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子養之八子取白

子養之白犬烏頭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

世乘車黑犬白耳犬主畜之令人富貴黑犬白

前兩足宜子孫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漢五行書

犬屬殷虞晉契楚黃韓廬宋狙狼狐狂獺廣雅

龜骸環裳子孫聰明狗肝泥窻婦取孝順張華感物志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

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鵲黑白色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九 高暉堂

非色而何 孔叢子

金門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下則天下兵起山海經

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於市 隋巢子

介鬪閭里日狗宋人之驚狗也其家命之為淳

逐狗不及止矣而望之自以為過矣 莊子

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而公孫子與徐子鬪徐

子之狗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 春秋後語

景公走狗苑命外供之棺內給祭晏子諫公曰

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孤老凍

餒而死狗有祭繆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

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

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

朝屬 晏子春秋

晏子使楚楚人為門於犬門側延晏子晏子曰

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使楚不當從此門入晏

齊有貧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狗

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有禍長子死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十 高暉堂

哭曰樂乎而不自悲也 尸子

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

其門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

往 尹文子

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二日而

獲之其腸似鍊良王曰可以為劍 異苑

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堡秦襄公時有大

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故一堡無患川得厥目 三秦記

子陽之難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

呂氏春秋

客曰孟嘗君曰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之犬狗也見鬼而指屬則無失免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免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

周威烈王二十七年乙亥五月晉有三大犬率

眾犬數萬聚於絳殺一犬於東方一犬於西方

文帝後元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三一 高暉堂

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狗與彘交是時趙王悻亂

遂與六國反外結匈奴以為援五行志以為犬

兵革先眾之占豕北方何奴之象逆言失聽文

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

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

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

雉免狗則有修臺蒼腹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

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揚萬年有猛犬青駮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

右扶風臧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有不清塵土投汗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籠中起衣物盡燒而篋籠故完婦女婢使一旦盡失其鏡數日從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

還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知處兩三日

乃於園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許季山者素

善卜卦卜之曰家當有老青狗物肉中侍御者

名益喜與共為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三一 高暉堂

里仲英從之怪遂絕後徒為太尉長史遷魯相

桂陽太守李叔堅為從事家有狗人行家人言

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

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悞觸冠

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

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

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幸無纖芥之異

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

為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漢末富春有桑君者養犬數年不吠孫文臺微時經此犬忽吠之桑謂文臺曰君其異相乎及貴欲報桑無所好唯好張畢捕魚文臺為作九里單以贈之文臺堅字也 郡國志

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狗字黑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三三 高暉堂

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卧於草中遇太守鄭珣出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焚之信純卧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卧處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卧處周迴以身灑之獲免主人犬難犬運水因乏致斃于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濕毛甚訝其事覩火踪跡因而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

有義犬堊高十餘丈 搜神記

晉武帝大康七年郊壇下有一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卧壇側覺見人前則去騎督王琬以駿馬追之狗徐行馬不可及射又逃琬去復還郊丘非狗所守後遂天亂又武帝時幽州有狗真行地三百餘步帝不思和嶠之言而立惠帝以致衰亂 郭頌世誦

晉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隱其聲上有小穿大如蟬理以杖刺之入數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三四 高暉堂

尺覺如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當養之以目未開邊置穿中覆以磨礱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瑤家積年無他禍福也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二枚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為與兵所殺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和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

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性之然則與地狼名異其實一物也淮南萬畢術曰千歲羊肝化為地幸躋餘得萃卒時為鵠此皆因氣作以相感而

成也法苑珠林

晉泰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身犬遂咤蛇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徬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問絕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自此廣博物志

愛惜如同親戚焉幽明錄

卷之四七

三五 高暉堂

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前有竹忽聞大歎聲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欷歔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當見一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常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三年乃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以後年踰八

十位列三司皆如母言

嘉興縣宋休之有一弟宋元嘉中兄弟對坐家有一犬大向休之蹲徧視二人遂搖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奈汝明年何其家驚懼斬犬榜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鬪並被囚繫經歲得免至夏舉家時疾兄及弟皆死述異記

晉懷帝永嘉中嘉興張林有狗名阿永時天下饑荒狗行欲倒林言阿永汝得肉故健今餓不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三五 高暉堂

復行耶狗忽語云我道天下人餓死狗語不已聞者怖死走時天下荒亂帝沒於胡廣古今五行記張天錫夢一綠色狗其形甚長從城東南入欲咋之天錫床上避匿乃墮地後荷長來破姑藏著綠地錦袍從東南門入一如所夢十六國春秋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還嫵婉常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遽入偽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着白吟衣服影



如一真者便先舉杖打偽者偽者亦報打之二  
人各勅子弟令舉手王兒乃突前痛打是一黃  
狗遂打殺之王時為會稽府佐門士云恒見一  
老黃狗自東而來其婦大耻病死

搜神記

鄱陽趙壽有犬靈時陳岑請壽忽有大黃犬六  
七羣出吠岑後余相伯歸與壽婦食吐血幾死  
乃屑桔梗以飲之而愈靈有怪物若鬼其妖形  
變化稜類殊種或為狗豕或為蟲蛇其人不自  
知其形狀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三五五 高暉堂

謝安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啣謝頭來久之  
乃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色無易是月而薨  
許長史所使人盜他家狗六頭於長史竈下蒸  
糞共食之長史何以不檢校使腥臭之氣薰蒸  
殺飯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真人之星也

陶隱居真誥

詰

王思微性好潔淨在宅有犬汗柱思微令門生  
洗之意猶不已便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全樓下

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惟常所養一犬名曰黃  
君在彪前後未曾刻有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  
沈泰說陳文遣章昭達領千餘兵重購之并圖  
其妻彪賊未覺黃君驚吠劫來便噬一人中喉  
即死及彪被害黃倉嗥叫宛轉血中

陳書

陶弘景云裴真君好養白犬白鷄犬名曰靈鷄  
名曰精學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

御覽

爾時有諸估客欲請他國其諸商人共將一狗  
至於中路諸賈頓息伺人不看狗便盜肉眾人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三五五 高暉堂

蹠而折其脚棄野而去時舍利佛天眼見狗戀  
躑躅餓困篤垂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得已飛  
至狗所慈心憐愍以食施與狗得其食活命歡  
喜既為說微妙之法狗便命終生舍衛國婆羅  
門家後舍利佛獨行乞食婆羅門見而問焉尊  
者獨行無沙彌耶舍利佛言我無沙彌聞卿有  
子當用見與婆羅門言我有一子字曰均提年  
既孤幼不任使令比前長大當用相與後至七  
歲以其兒付令使出家便受戒已將至祇桓聽

為沙彌漸為說法心開意解得阿羅漢果功德  
 悉備均提沙彌始得道已自以智力觀過去世  
 本造何行遭聖獲果觀見前身作一餓狗蒙和  
 尚恩今獲人身并得道果欣然心內發而自念  
 言我蒙師恩得脫諸苦今當盡身供給所需求  
 作沙彌不受大戒佛告阿難由過去世迦葉佛  
 時均提出家少年聲好巧讚明人所樂聽有一  
 老僧音聲濁鈍不能經頃已得羅漢功德皆具  
 年少比丘自恃好聲見而呵之聲如狗吠時老  
 廣博物志 卷之四  
 无 高暉堂

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得  
 得福多若據敬法重人識位修道敬田即勝故  
 智度論以下豕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韓子  
 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糲子路烹豚孔子不  
 問肉所由來即食之 墨子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  
 大圍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乃豕  
 廣博物志 卷之四  
 无 高暉堂

比丘便呼年少汝識我不我得羅漢儀式悉具  
 年少聞說心驚毛豎惶怖自責即於其前懺悔  
 過咎由其惡言五百世中常受狗身由其出家  
 持淨戒故今得見我家 賢愚經  
 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床下一心聽經不  
 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  
 女人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沙門歡  
 喜後作比丘尼應得真道 譬喻經

昔有司原氏者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謀之  
 子焉後燕相遊於魯津而赤龜脚夜光而獻  
 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欣君之惠將報  
 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為魯  
 見夢於燕相白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  
 謂王曰奚不亨之王乃命宰夫膳之豕既死乃  
 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  
 勝其體王異之命衛官橋而量之折橋豕不量  
 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太如沙獮足如不

西万之眾有逐稀者聞司原之譟也薨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眾則反輟已之逐而往代焉遇夫稀司原喜而自以獲上瑞珎禽也盡芻豢彈困倉以養之豕俛仰嚶伊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珎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淪遂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豕耳此隨聲逐響之過也今世主之於士也日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豕奈何其不知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高暉堂

漢文翁常起田斫柴為陂夜有百十野猪臯載土著柴中比曉塘成稻常取常欲斷一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咒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正斫所欲後果為蜀郡太守

說小 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

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為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張璠漢記

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人兩頭而不活周馥

取而觀之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易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俄為元帝所敗

晉有一士人姓王在吳郡還至曲阿日暮引船上當大埭見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

留宿至曉解金鈴繫其臂使人隨至家都無女人因逼猪關中見母猪臂有金鈴

晉杜願永平梓童涪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高暉堂

家所養猪生五子二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

猪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中而相忘丁言竟忽然不見

安陽城南有一亭廟若宿殺人有一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

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住廟舍乃端坐誦書夜半後有一人著卑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

主應曰諾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

此讀書久適休似未寤乃嗜嗟而去須臾復有  
一人冠赤幘者呼亭主亭主應諾亦復問亭中  
有人耶亭主答如前復嗜嗟而去於是書生無  
他起詰向者呼處微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問

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者  
誰曰北舍母猪也又曰赤冠幘者誰曰西舍老  
雄鷄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獸也於是書  
生客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視驚曰  
君何以得活耶書生曰汝促索劍來吾與卿取

廣博物志 卷之四

三五 高暉堂

魃乃掘昨夜應處果得老獸大如鞞婆毒長數  
尺於西家得老雄鷄父北舍得母猪九殺三物  
亭毒遂神記

僧朗臂脚及手伸縮任懷有若龜藏時若肉聚  
或住酒席同諸讌飲而嚼噍猪肉不測其來神傳

釋法聰適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  
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泣  
矻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上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  
其一曰歲將盡阿耶明日殺我供處何處避之  
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  
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  
如其言而得豕高僧傳  
以下猿猴

猿一名參軍古今注

張機字仲景南陽人受業於張伯景精於治療  
一日入桐栢覓藥草遇一病人來診仲景曰子  
之腕有獸脉何也其人以實真對乃崢山老猿

廣博物志 卷之四

三五 高暉堂

也仲景出囊中丸藥昇之一服輒愈明日其人  
肩一巨木至曰此萬年桐也聊以相報仲景斲  
為二棊一曰古猿一曰萬年古藥記

僕不想歛爾夢搏赤猿其力甚於龜虎良久反  
覆余乃觀天背地覩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  
安得不憂吉平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繇

君七賢帖

佛往黎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  
有獼猴行見樹中有無蜂執蜜來取世尊鉢

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有到水邊洗鉢水滿鉢中持還奉佛佛卽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卻行而舞墮坑命終卽生三十三天 簡祇傳

劉宋時錢塘釋智一者善長嘯於靈山澗適養一白猿有時驀山踰澗久而不還一乃吮吻張喉作梵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白猿梵各一公爲猿父 高僧傳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三五 高暉堂

涪水素來無猿自僧林棲託以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渡水來其後林出山門猿還涸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孚乳產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佇望而返 神僧傳

有一人種黍於山中常患獼猴食之聞介象有道從乞辟猴法象告無他汝明日往看黍若見猴羣下喚語之曰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

黍此人倉卒直言象欺弄之明日往見羣猴欲下樹誠告象言語猴卽各還樹絕迹矣 洪神傳

南野中伍寺之見社樹上有一猴懷孕便登樹擺殺之夢一人稱神責以殺猴之罪當令重譴乃化爲大蟲入山不知所在

晉大元末徐寂之嘗野行見一女子搵荷舉手摩寂之寂之悅而延住此後來往如舊寂之便患瘦瘠時或言見華房深宇芳茵廣筵寂之與女觴餽宴樂數年其弟晬之聞屋內羣語潛往窺之見數女子從戶後出惟餘一者隱在簾邊晬之遽入寂之怒曰今方歡樂何故唐突忽復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三五 高暉堂

共言云簾中有人晬之卽發看有一牝猴遂殺之寂之病遂愈 異苑

晉大元中丁零王暉昭後宮養一獼猴在妓女房前前後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知是猴所爲乃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曰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袴甚可愛笑語如人 搜神記

後周毀經道釋惠主卽返故鄉南山藏伏惟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食無聲或有山神送茯苓甘

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為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獼猴羣其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為曰時君異也佛曰通也深蟲其言尋爾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號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秦聞蒙預出家神僧傳

僧朗一名法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餘欣欲出家尋預荆落棲止無定多住鄂州欽噉同俗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三五 高暉堂

為時共輕常養一猴一大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人惟附於朗日夕相隨未嘗舍離若至食時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銅之既問器食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奪者輒為所咋朗任大盤遊畧無常度上

吠舍釐國南有獼猴為佛穿池池西羣猴持佛鉢上樹取蜜處池南猴奉佛蜜處西域傳

近雪山下有二禽獸共住一鷄鳥二獼猴三象是三禽獸初互相輕慢無恭敬行同作是念我

等何為不相恭敬若前生者應俱養尊重教化我等爾時鷄鳥獼猴問象言汝念過去憶何事時是處有大華菱樹象言我小時行此樹在我腹下過象鷄問獼猴汝憶何事答言我小時坐地捉此樹頭按令倒地象語獼猴汝年大我我當敬汝為我說法象獼猴問鷄鳥言汝憶何事答言彼有大華菱樹我噉其子於此大便乃生斯樹長大如是是我所憶獼猴語鷄汝年大我我當供養汝汝當為我說法爾時象恭敬獼猴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三五 高暉堂  
從聽受法為餘象說獼猴恭敬鷄鳥從聽受法為餘獼猴說法鷄鳥為餘鷄鳥說法依四分書  
猴乘象上處處 此三禽獸先喜殺盜婦妄語後法苑珠林  
相誡止即捨此過命終皆生天上

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令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

猴王言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卽如主語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連獼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爾時樹神便說偈言是等駭捺獸癡衆共相隨坐自生苦惱何能救出井

昔迦尸國王名曰滿面毗提希國有一番女端正殊妙爾時二國常相怨疾傍有佞臣向迦尸王歎說彼國有姦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是語心生惑著遣使從索彼國不與重遣使言求暫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三九 高暉堂

相見四五日間還當發遣時彼國王約勅姦女汝之姿態所有技藝精巧悉具足備使迦尸王惑著於汝酒吏之間不能遠離卽遣令去徑四五日尋復喚言欲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來後當更遣時迦尸王卽遣婦還大祀已訖遣使還索答言明日當遣至明日亦復不遣如是妄語徑歷多日王心惑著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肯受用時仙人山中有一獼猴王聰明博達多有所知其婦適死取一雌獼猴諸獼

猴衆皆瞋呵責此雌獼猴衆所其有何緣獨當時獼猴王將雌獼猴走向迦尸國投於王所諸獼猴衆皆共追逐既到城內發屋壞樹不可料理迦尸國王語獼猴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獼猴還諸獼猴獼猴王言我婦死去更復無婦王今云何欲使我歸王語之言汝獼猴破亂我國那得不歸獼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獼猴王言汝宮中有八萬四千夫人汝不受樂欲致敵國追逐婦女我今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四一 高暉堂

無婦此唯取一汝言不好一切萬姓視汝而活為一婦女云何捐棄國事大王當知姦欲之事樂少苦多猶如逆風熱熾炬愚者不故必見燒害欲為不淨如彼屎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無及復如屎塗毒虵欲如怨賊詐親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為可惡如廁生花欲如疥瘡而向於火把之轉劇欲如狗齧枯骨延壽其合謂為有味唇齒破盡不知厭足欲如渴人飲於鹹水愈增其渴欲如段肉衆鳥逐食欲如魚戰

貪味至死其患甚大 並上

昔佛在世時遣一羅漢名須曼持佛髮爪至罽賓國南山之中造佛塔寺中常有五百羅漢旦夕燒香欲遶塔禮拜時山中有五百獼猴見僧遶塔禮拜供養即共負石學僧作塔遶之禮拜于時天雨山水瀑漲五百獼猴一時沒死生初利天七寶宮殿巍巍無量衣食自然快樂無極既得生天各自念言我等何緣得來生此即以天眼觀見前身作其獼猴由學眾僧戲笑作塔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望 三 高暉堂

山水所漂命終生此即其相將齋持香華從天下來供養死尸迴請佛所禮拜問訊佛為說法五百天子一時皆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 法句果經

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樹上有一獼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獼猴得食輒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忽忘不留獼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裂破比丘忿之以杖誤中獼猴即死餘數獼猴

竝來共舉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推問其意比丘具說於是佛教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首留餘以施畜動不得盡之 論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娶妻無媾泆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為廬蓬蒿為席水果為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為於山數中與禽獸相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獼猴三名犢四名鬼此之四獸日於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望 三 高暉堂

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蔬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得甘果來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獼亦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兔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即念持身供養便取樵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宰請入火中作炙以身奉上道人可給一月糧便自投火中火為不然道人見兔感其仁義哀憫



傷之則自止留佛言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  
是爾時兎者今我身是爾時獼猴者今舍利佛  
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獺者今日連

是也法苑珠林  
以下獺

獺以猿為婦東晉發  
蒙記

陽羨縣前有大橋下有獺將有兵獺動出穴口

西向而嘯周處風土記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

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三三 高暉堂

嗜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鱔魚懸置岸上

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齊諧記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

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此女子振

衣而來即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鷄舌

香女曰何難乃搗香蒲手以授道道邀女同舍

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

隨昨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即獺冀頓覺臭穢明

錄

嘉十八年廣陵下市縣人張友女道香送其  
大婿北行日暮宿祠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婿來  
云離情難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迷感失常時  
有海陵王纂者能療邪疑道香被魅請治之始  
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道香疾便  
愈

河東常醜奴將一小兒湖邊拔蒲暮恒宿空田

舍中時日向暝見一少女子姿容極美乘小船

載蓴徑前投醜奴舍寄住因臥覺有臊氣女已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四三 高暉堂

知人意便求出戶外變為獺異苑

河東柳慎字子元少樂閒靜不慕榮貴梁天監

中自司州遊上元便愛其風景於鍾山之西建

業里買地結茅開泉種植隱操如耕父者其左

右私民皆呼為柳父所居臨江水常曳策臨眺

忽見前州上有三四小兒皆長一尺許往來遊

戲遙聞相呼求食聲慎異之須臾風濤洶湧有

大魚驚躍墜洲上羣小兒爭前食之又聞小

兒傳呼云雖食不盡留與柳父慎益驚駭乃乘

小舟逕捕之未及岸諸小兒悉化為獺入水而去慎取巨魚以分鄉里未幾北還洛陽於所居書齋柱題云江山不久計要適暫時心况念洛陽士今來歸舊林是歲天監七年也窮怪記。以下狐

白狐王者仁智則至宋書

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

必九尾者何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

何明後當盛也白虎通

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康玄覽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星 高暉堂

千歲之狐豫知將來千歲之狎變為好友千歲

之猿變為老人抱朴子。又白澤圖云百歲之人妻經年則食人。狼化為美女其各日知女求為呼其名則逃去。

夏侯藻母病困將請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

之嗥叫藻懼懼遂馳詣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

在嗥處拊心啼哭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

懼啼哭勿休然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

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搜神記

有一書生吳中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

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塚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是皓首書生

吳郡顧旃獵至一崗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

衰乃與眾尋覓崗頂有一窠是古時家見一老

狐蹲家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

計校乃放大咋殺之取視簿書是姦人女名已

經姦者乃以朱鈎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吳 高暉堂

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

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

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

答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

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

侯乃遠之即卧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

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以被冒取之物遂跳

跟旬旬作聲外人聞特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

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

君思斐曰汝爲何物而忽于犯太守魁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意難但呼我字便當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卽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戶出明夜有敲門者斐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爲答曰白事問白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發則驗每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奸而咸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高暉堂

告諸比丘乃往昔昔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利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伏一切象復以象象伏一切虎復以象虎伏一切獅子遂權得爲王旣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中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曰象幸諸羣獸不可稱數圍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高暉堂

既而懼爲伯裘所白遂與者侯謀殺斐何傍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搭殺之斐惶怖卽呼伯裘求救我卽有物如伸一疋絳割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訊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權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卽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斷雖効微力猶用漸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迎夷城數百千而王遣使問汝諸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羣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獅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敏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狐使諸羣獸各各散走王卽問言何計將兵馬出大臣答言

王但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獅子  
先戰後吼彼謂我畏必令獅子先吼後戰王至  
戰日當勅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刻期  
共求上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  
欲交野狐果令獅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  
便於象上墜落于地於是羣獸一時散走法苑珠林

○以下

徐廣曰狸一名不來封禪書注

靈狸一體自為夫婦故能媚人異物志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高暉堂

殘形操曹子夢一狸不見其首以為不祥而作

是曲琴操

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

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致舉也狸乳鷄

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無野搜神記

清沙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

曰當獲小獸復非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強雖

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

歸果如輅言魏志

冀州刺史裴微碎管輅為文學自卦吉凶云當

見三狸果見之晉書別傳

吳縣費升為九里亭吏夜有女子來寄宿升彈

琵琶女和歌云精氣感冥昧所降若有緣嗟我

遭良契寄欣宵夢間其一成公從弦超蘭香降

張碩荀云冥分結纏綿在今夕其二佇我風雲

會正俟今夕遊申心雖未久中念已綢繆其三

及明為羣狗噬死乃大狸也異苑

晉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高暉堂

能語京師語書每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

其所食啗欲得羊肝于前切之腐隨刀不見兩

羊肝盡有一老狸露形在案前視者舉刀欲斫

之伯祖呵止自舉著承塵上頃更大笑曰向者

噉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

為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

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

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舉左右貴人聞  
神在此得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



豕山句麗國常有一物其居穴或見之形貌類人長三尺能制貂愛樂刀焉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刀投穴口此物夜出穴置皮刀邊須人持皮去乃敢取刀

異苑

挹樓國出好貂今所謂挹樓貂是也

魏志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飼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王旦謀反將死

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廣博物志

卷之四

五十五 高暉堂

記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葉

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為巢桐柏為多巢中

無子皆有乾鼠矢數升時議臣以為恐有水災

鼠盜竊小蠱夜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

賤人將居貴顯之占桐柏衛思后園所在也其

後趙后目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

子而為害明年有為焚巢殺子之象云京房易

傳曰臣私祿罔干厥妖鼠巢

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忽有鼠從穴中出在廳

事上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

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阜衣而語

曰周南爾日中當死亦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復

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

爾不應死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

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

並北

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寮大會靈

臺得鼠身如豹文煒有光澤世祖異之問羣臣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五十五 高暉堂

莫知攸對曰名颺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

詔案視書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從攸

受爾雅

寶氏家傳

鄧璞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

如水牛灰色卑脚數象胸前尾之皆白大力

而遲鈍來到城下眾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

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

巨山前之畜匪兕匪虎身與尾升精見二千法

常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

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許遂  
去不復見郡網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  
曰此是郡亭驢山君鼠使詰荆山暫來過我不  
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晉書

晉太康中會稽縣鰲蜃及羊皆化爲鼠

永嘉五年十一月有蠶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  
臨之益曰此郡之東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  
亦自死矣

搜神記

淳于智字叔平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五

高暉堂

平劉柔夜卧鼠嚙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  
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  
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  
以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

晉書

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頽陋長不滿數尺以盆  
盆水閉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鼠所盜  
仍被頭把刃畫地作獄四面門向東嚙羣鼠俱  
到咒之曰凡非噉者過去止者十餘剖腹看藏  
有米在焉曾徒跣頰履因仰頭微笑吟雙履自

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以酒盃向口卽掩  
莫不脫仍稽顙謝過著地不舉永康有驢石山  
山上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  
首今猶在山下

異苑

晉隆安中高惠清爲太傅主簿忽一日有羣鼠  
更相啣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瘧疾數日  
而亡

上

南平國蠻兵義燕初從衆來姑熟便有鬼附之  
聲啣啣細長或在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若占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五

高暉堂

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言于時郗奇爲府長  
史問當遷官云不久持節也尋爲南蠻校尉予  
爲國郎中親領此上荊州俗語云是老鼠所作  
名曰鬼侯

靈鬼志

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嘉蔡喜夫避任南壠夜  
有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牀角慙而不犯每  
以飯與之水勢旣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  
捧舌囊有三寸許珠留置奴牀前啾啾如欲語  
也

異

釋道靜處林泉鹿道自隱言常含笑談蓮法  
遠常止澤嘯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字亭次  
餘無蓄積唯唯一食常坐卒歲感蛇鼠同居在  
經床下各孚產育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蹲踞其  
側便為說法神僧傳

大典中衡陽區紳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  
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權  
權之音陽秋

王蕭造逐鼠丸以銅為之晝夜自轉太平廣記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毛 高暉堂

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邊忽多鼠其年夏水

王悉變成鯉魚民人一日取轉得三五十斛明  
年大饑宋

齊永明守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  
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時謂之謫仙齊

梁天監守有蜀閬魏太熒黜仇胥四公謁武帝

意見之甚悅因命沈隱侯約作覆將與百寮共  
刷之時太史適獲一鼠約回面緘之以獻帝筮

之遇蹇之噬嗑帝占成羣臣受命獻卦者八人  
有命待成俱成帝占決真諸言蒲申命闕公樛  
審對曰聖人布卦其象吉矣依象辨物何取異  
之請從帝命卦時八月庚子日巳時闕公奏請

沈約舉帝卦上一著以授臣既撰占成置于青  
幣而退讀帝占曰先蹇後噬嗑是其時內艮外  
坎是其象坎為盜其鼠也居蹇之時動其見噬  
嗑其拘繫矣噬嗑六爻四無咎一利艱貞非盜  
之事上九荷校滅耳凶是因盜獲矣必死鼠也  
廣博物志 卷之四七 毛 高暉堂

羣臣舞蹈呼萬歲帝自矜其中頗有喜色次讀  
八臣占詞或辨於色或推於氣或取於象或演  
於爻或依鳥獸龜龍陰陽飛伏其文雖玄遠然  
皆無中者末啟闕公占曰時日王相必生鼠矣  
且陰陽暗而入文明從靜止而之震動失其性  
必就擒矣金盛之月制之必金子為鼠辰為艮  
合體坎為盜又為隱伏隱伏為盜是必生鼠也  
金數於四其鼠必四離為文明南方之卦日中  
則其況陰類乎胥之諺曰死如棄如實其事也



曰歛必死既見生鼠百寮失色而尤闔公占辭  
有四今者唯一何也公曰請胡之帝性不好殺  
自恨不中及至曰是鼠且死矣因令剖之果姬  
三子是日帝移四公於五明殿西閣示更親近  
其實囚之唯胡望伏臘得於義賢堂見諸學士  
然有軍國疑議莫不參預焉 梁四公記

吳興姚察少時宿于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勿卿  
曰諾一人曰勿卿視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  
我我不能藥人乎既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五 高暉堂

勿卿曰諾曰而與而語者何人陳二公公即  
鼠也察曰而何人答曰我床頭顛面盆也公平  
生愛惜物命當不害我與家主買我歸能福公  
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  
主人辨色興欲會客食隔宿飯未盡半盃即仆  
地暴死察乃知其以藥毒鼠而為鼠所毒也遂  
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毒鼠自後察家日以  
昌果仕至吏部尚書今人呼顛面盆為勿卿鼠  
為陳二公由此也 太平廣記

于闐國路中大積唯有鼠壞形大如墀毛金銀  
色昔匈奴來寇王祈鼠靈乃夜蓄人馬在祈斷  
壞自然走退 西域傳

西域有鼠王國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鬼小者  
如常大鼠頭悉已白然帶金環柳商估有經過  
其國不先祈記者則嚙人衣裳也得沙門咒願  
更獲無他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俗諺云  
鼠得死人目睛則為王 異苑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七 李 高暉堂

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  
時被猶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已食  
其內藏食內藏時猶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  
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  
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  
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  
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然燒其身心已馳走  
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退滅此愚癡人長夜常得  
不燒益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八

隴西重斯張纂

武唐姚士麟訂

鳥獸五 異鳥 異獸

復州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鴉而一足彘尾其名

曰跛踵見則其國大疫 銘曰跛踵為鳥一足似  
憂不為樂與及以來悲

○山毒經

符愚之山有鳥名鵠其狀如翠而赤喙可以衛

火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一 高瞻堂

崑山上有鳥焉其狀如梟而赤身白首名曰竊

脂可以衛火

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

曰鵠鵠食之無臥

青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名曰灌灌佩之不

惑

禱邊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鳩而白首三足人面

其名曰瞿如

柘山有鳥焉其狀如鳩而大手其音如痺其名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七 終

卷之四十七

空 高瞻堂

曰鴉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土

小華之山鳥多赤鷲赤鷲山雞之屬智靈淵赤冠金管黃頭綠尾中有赤

毛尤彩鮮明音可以禦火

英山有鳥焉其狀如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

遺食之已腐可以殺蟲

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胜遇音是食魚其

音如錄見則其國大水

萊山其鳥名羅羅是食人

三危之山有鳥焉一首三身其狀如鷓其名曰

唐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鴉 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馬文首白喙赤足名

曰精衛其鳴自詠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炎帝

神農也姓惡作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

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

首山有谷曰機谷多馱鳥音如其狀如梟而

三日有耳其音如錄食之已盡

鴛鴦鳥次瞻其色青黃听經國古此應鳥即今鳥

之鴛在女祭北鴛鳥人面居山上一曰維鳥青

鳥黃鳥所集

有五彩之鳥有冠名曰狂鳥爾雅云狂鳥

兪州之山有五彩之鳥仰天張口名曰鳴鳥爰

有百樂歌儻之風

互人之國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鬪鳥

松果之山有鳥焉其名曰鳩窠其狀如山雞黑

身赤足可以已膠謂皮皺起也

翠山其鳥多鷓狀如鵲赤黑兩首四足可以禦

火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鹿臺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

僕其鳴自叫也見則有兵

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

蠻蠻見則天下大水

鍾山有神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身是與欽

鴉殺葆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

東曰嶮崖欽鴉化為大鴉其狀如鵬而黑文白

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

化為其狀如鴉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

音如鷓見卽其邑大旱

章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實而

白喙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尚書故實云武帝時有獨

足鶴人皆不知以為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是

有鳥焉其狀如鳥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鵠鵠

服之使人不厭又可以禦凶

上申之山其鳥名當扈其狀如雉以其髯飛食

之不眴目

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面雌身犬尾其鳴自號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四 高暉堂

也見則其邑大旱

有鳥焉其狀如鳥五采而赤文名曰鵠鵠是鳥

為牝牡食之不疽

號山其鳥多寓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

禦兵

有鳥焉羣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雄名曰鳩其鳴

自呼食之已風

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鳩

食之已瘖痛可以已癩癩病也

有鳥焉其狀如雌雄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

斯 有鳥焉其狀如鳥人面名曰鷲鷲宵飛而晝伏

食之已暵

有鳥焉其狀如鵠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鷲是

金鷲其鳴自設

有鳥焉其狀如鳥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鷲

鷲其鳴自設食之不饑

景山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五 高暉堂

酸與其鳴自設見則其邑有恐

小侯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而白文名曰鳩鵠

軒轅之山有鳥焉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

鳥其鳴自設食之不妬

有鳥焉其狀如雞而鼠毛其名蜚鼠見則其邑

大旱

有鳥焉其狀如梟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黎鉤

見則其國多疫

鹿山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

喙名曰鵠鵠服之不昧

支商之山有鳥焉其名曰嬰勺其狀如鵠赤首

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其鳴自呼

董理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鵠青身白喙白目白

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其鳴自叫

王毋之山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鷲一

名少鷲一名曰青鳥

有五色之鳥人面有髮爰有青鷲音青黃鷲音青

鳥黃鳥其所集者其國亡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六 高暉堂

丑陽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而赤足名曰馱餘

音如枳柑之枳可以禦火

踰次之山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名曰

察甚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

盧其之山其中有鴛鵲狀如鴛鴦而人足見則

其國多土功

有鳥焉名曰鵠其狀如鳧青身而赤目赤尾食

之宜子

梁渠之山有鳥焉其狀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

名曰囂其音如鵠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衝音下也

天帝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鵠黑文而赤翁名曰

櫟食之已痔

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足名曰敷斯食之已癯

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為牝牡

名曰象虵

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

姬雀食人

有鳥焉其狀如蜂大如鴛鷲名曰欽原蠹鳥獸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七 高暉堂

則死蠹木則枯

有鳥焉其名曰鵠鳥是司帝之百服並上

西申以鳳鳥氏羗以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燭

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臯雜方人以孔

鳥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

蠻陽之翟山雜倉吾翡翠周書

神鳥者赤神之精也知音聲清濁和調者也雖

赤色而備五采雞身鳴中五音肅肅雝雝喜則

鳴舞樂幽隱風俗從則至

宋書

同心鳥王者德及遐方四夷合同則至

比翼鳥王者德及高遠則至比翼鳥多力狀

如鵠嶺南海之丹泥築崑崙之玄未遇聖則來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鳥有鵬鵬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于河則必顛

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

察其羽也諱非子

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

填海玄讓適生抱朴子

石脩九首單方人面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八 高暉堂

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

名並上

鴛鴦俗曰癡鳥見爾雅

鳥一足名獨立見則主勇強河圖

雲山有鳥名為共命一身一頭識神各異同共

報命故曰共命雜寶藏經

迦真隣陀之鳥生於海中王抱觸之身心猗適

勝過六欲 若起貪嫉和佞語曲欺証於他或復慳貪積財

不施皆生鬼道從鬼行多生畜生道中受遊

吒迦鳥身恒常飢渴受大苦惱唯飲天雨仰口

而承不得更飲餘水

兜兜鳥其聲自號正月以後作聲至五月節不

知所在其形似鴝鴒

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涇陽縣之青溢山西

北流涇陽縣故豫章之屬矣地多女鳥玄中記

曰新陽男子于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

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九 高暉堂

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飛夜遊女水經注

越地深山中有一鳥大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

樹作巢如五六升器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堙

赤白相分狀如射侯伐木者見此樹即避之去

或夜冥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便鳴喚曰啾啾

上去明日便急上去啾啾下去明日便宜急下

若不使去但言笑而已者人可止伐也若有穢

惡及其所止者則有虎通父來守人不去便傷 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是鳥也夜聽其鳴亦鳥

也時有觀樂者便作人形長三尺至淵中取石  
盤就人火炙之人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是越  
祝之祖也 法苑珠林

師曠云南山有鳥名曰羞鷲黃額赤目五色皆  
備 說文

春山爰有青鵬執犬羊食豕鹿 穆天子傳

崑崙銅柱下有迴屋焉壁方丈上有鳥名曰希  
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其肉若醯僊人  
甘之 十洲記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十一 高暉堂

北海有大鳥其高千里頭文曰天維又曰雞左

翼文曰鷺右翼文曰勤左足在海非崖右足在

海南崖其毛蒼其喙赤其脚黑名曰天雞一名

鷺勒頭河東身止海北唯捕鯨魚死則北海水

流不犯觸人不干于物或時舉翼飛其兩羽切

如雷風驚動天地 神異經

不孝鳥狀如人身犬毛有齒猪牙額上有文曰

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胸上有文曰不道左脇

有文曰愛夫右脇有文曰憐婦

晉記之鳥食鐵乾吉之鳥食其子山鳳殺雞  
奇肱有兩頭之鳥互人有六首之鬪

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  
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鶴其聲似

鐘磬笙竿也世語曰青鶴鳴時太平故盛明之  
世翔鳴數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

棲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古鑄  
諸鼎器皆圖像其形銘讚至今不絕 拾遺記

軒渠國多九色鳥青口綠脰紫翼紅脣紺頂丹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十一 高暉堂

足碧身紺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  
多紅少謂之繡鸞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

有鳥名鴻鷺色似鴻形如禿鷺腹內無腸羽翻  
附骨而生無皮肉也雄雌相眦則生產

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  
累屋僊人常以其珠飾儂裳 並上

有升菜鴨赤色每止于美渠上不食五穀唯啣  
葉上垂露因名垂露鴨一名丹毛鳥 洞冥記

有喜日鷺至日出時啣翅而舞名曰舞日鷺

帝昇登月臺時暎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俄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海肺之膏以為燈焉取靈瀋布為纏火光甚微而光色無幽不入青鴨化為三小童皆着青識文縵各握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並上

胥徒國獻沉明石雜色如丹大如燕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徹遠其國開鳴乃殺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頡頏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以為嘉瑞亦為寶雞其國無雞犬聽地中候晷刻道家云昔僊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春碎為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中鳴翔蓋此類也拾遺記

南有鳥名鴛鴦形似雁徘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雛于歲銜毛學飛聖君之世來入國郊上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臆則絕飛四海朝往夕

還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儒奇愛之取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陸通嘗餌黃桂之酒祝雞公善養雞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雞如鴉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日羽雞述異記

吐綬鳥其身大如鶴五色出巴東山中毛色可愛若天晴淑景即吐綬長一尺須臾還吞之陰滯即不吐吐綬鳥一名功曹並上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吳越有異鳥極大四目三足飛鳴山林羅平乃其聲也占曰國主有兵入相食蟬史有鳥名鴝鵒能自為牝牡唐韻注

鴝鵒似鴉而小黑色嘴邊有毛甚勁能逐鴉鴉見避之一名鴝鴒一種似鷹而小蒼色能逐鷹名鷹舅亦名鷹就

鸚鵡鳥出河西赤鳩鎮狀如鳥而大飛翔於陣上多不利雞組

鷄鵲鳥似雉青身白首



婆利國有鳥名舍利解人語

世樂鳥五色頭上有冠丹喙赤足有道則見海臨

異物志

越王鳥狀似鶩不飲江湖不啜百草不下餌蟲

魚唯啖木葉糞似薰陸香山人遇之既以為香

又治雜瘡竺山真登

獨春鳴聲似春鳴聲多者五穀薄鳴聲少者五

穀孰臨海異

唐陵有木客鳥大如鵠千百為羣不與眾鳥相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厠俗云是古之木客化述異記

虎鷹能飛捕虎豹身大如牛翼廣二丈

南海去會稽三千里有狗國國中有飛涎鳥似

鼠兩翼如鳥而脚赤每至曉諸栖禽未散之前

各占一樹口中有涎如膠繞樹飛涎沾洒眾枝

葉有他禽之至而如網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

獲即空中逐而涎惹之無不中焉人若捕得以

治渴其涎每布後半日即乾自落落即布之外

記

高鳳如喜鵲鳴聲清越如笙簫能變曲妙合宮商又能為百蟲之音

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雛歲歲來集麒麟遊於數

澤梟鴟逃於絕漠有祗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

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

羽肉翻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災羣惡不

能為害館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

人莫不掃洒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

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問則魍魅之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

木鑄金或畫雞牖上此之遺像也拾遺記

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述異

晉平公出朝其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

曰是鳳耶曠對曰東方有鳥名為端琦憎鳥而

愛狐今吾君必衣狐裘以朝平公曰然說苑

有鳥飛從南方來質白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

相見如讓公召叔向問之叔向曰吾聞師曠曰

西方有白質鳥五色皆備其名曰鸞南方亦質  
五色備其名曰搖來為我君臣其祥先至矣語

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乘聚萬駟矣方  
欲珠懸黎會金玉其得之即奚若晏子曰臣聞

琬琰之外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為羽豪其為鳥  
也非龍肺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饑而不

飽其飲也常渴而不充生未幾何天其天年而  
死珠玉之珍非乃為君之患也符子

子路顏回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回問子路曰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夫 高暉堂

榮榮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  
前鳥復問曰識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

路曰同同之鳥顏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  
譬如絲絹裘之則為帛染之則為皂不亦宜乎

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  
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雞混之得其種類而不

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晨一云牝雞之晨惟  
家之索今雄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

至西關雞反顧望漢宮而哀鳴故謠言曰三七

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繫當有九  
虎爭為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

喪亂彌多宮掖中生蒿棘家無雞鳴犬吠此雞  
木至月氏國乃飛于天漢聲似鷓鴣雞翔翔雲裏

一名暄雞鷓鴣之音相類拾遺記  
條支國來貢有鳥名鷓鴣形高七尺解人語其

國太平則鷓鴣羣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有獻  
馴鷓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上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七 高暉堂  
齊郡函山有鳥足青嘴赤黃素翼弩額名王母

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十帝下山玉  
函忽為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

鳥守之  
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蟲燃洲九千里出此

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翔海上羅者  
得之以為至祥帝得此鳥畜於靈畬之園餽以

真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屑如粟鑄之可以為  
器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辟寒臺皆

用水晶爲戶牖使內外通光宮人爭以鳥吐之  
金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嘲曰不服  
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金  
爲身飾及行臥皆懷挾以要寵幸也 拾遺記

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  
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之間如黃鵠音也國  
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帝置之於宮  
內旬日而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  
集帷幙或入求袖因名彈官內嬪妃皆悅之有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六

高暉堂

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未稍稍自死人  
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 洞冥記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越雋之南獻背明鳥形  
如鶴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

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人以爲吉神  
是時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背

明爲背亡鳥國中以爲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  
亂背叛滅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煙火果如斯

拾遺記

葛儻公嘗于西峯石壁 上石白中搗藥因遺  
粟許有飛禽遇而食之 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  
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 丁當杵臼之聲名之曰  
搗藥鳥有儻人琴高聞 儻公得道自東海跨雙  
鯉來訪儻公與之酣飲 既醉高臥白雲間酒醒  
雙鯉化爲石矣仙公乃 以雙鶴贈之跨之而還  
石至今存

太平元年常山郡獻傷 兇鳥狀如雞毛色似鳳  
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 愛其毛羽當時博物者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九 高暉堂

云黃帝殺蚩尤有豨虎 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  
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 石槨有鳥翔其塚上其  
聲自呼爲傷兇則此婦 人之靈也後人不得其  
令終者此鳥來集其國 園林之中至漢哀平之  
末王莽多殺伐賢良其 鳥亟來哀鳴時人疾此  
鳥名使常山郡國彈射 驅之至音初于戈始戡

四海彼歸山野間時見 此鳥惜其名改傷兇爲  
相弘及封孫皓爲歸命 侯相弘之義吐於此矣  
太平之末死傷多故門 差悲哭常山有獻遂放

逐之 補遺記

替邑城外香桂成林時禽異羽翔集間關兼比  
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此戀鄉之  
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也俞益期與康伯茂嘗  
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腸赤  
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有  
萬里何由歸哉 水經注

得堅時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上有一雙白鳥  
似鴿而大至樹下又見一她長五丈許上樹取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鳥鳥欲飛她張口翕之鳥不去續紛一餐頃射  
師發弩射三矢她落鳥得去樹百餘步山邊整  
埋毛羽須臾雲起雷發射師懼不得旋踵見向  
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如相援如此數陣雲  
息電滅射師得免鳥亦高飛 劉義慶 幽明錄

永康元年京師得異鳥莫能名趙王倫使人持

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即日宮西有一小兒見

之遂自言曰服爾鳥持者還白倫倫使更求又  
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於戶中明日

往視悉不見 後神記

大統三年萬春鳥集儋都苑京房易飛候口非

常之鳥來徇邑中邑有兵周師入鄴之應 臨書

下異獸

招搖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耳 而大赤目

長尾 今江南山中多有說者不以此物名馬作

伏行人走其名曰往往食之 善走 山海經

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

兒能食人食者不盡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有獸焉其狀如

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

竹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筭而黑

名曰毫彘

論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名曰

蒙

黃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擊

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 或作 其名

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獲論天東七年

桓得一獸狀如獬豸文有二角無前兩脚時人謂之狡疑此

滑水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牛尾其音如呼

潘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

羗牛

敦頭之山印澤多驛馬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

如呼

釐山有獸焉名曰獺音蒼獺其狀如獾犬而有

鱗其毛如彘鬚生靈開也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至 高暉堂

豐山有獸焉其狀如猿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

和是則國有大恐

蔓藁之山有獸焉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

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鄉立崑崙

上天獸也銘曰開明為獸稟育

蚺犬音詢或音鈞如犬青食人從首始

而赤尾其鳴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

灑水有獸焉其狀如貍而赤蒙其音如榴榴其

名曰孟槐可以禦凶

賈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髦其名曰類

自為牝特食者不妬

基山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

名曰獬豸佩之不畏

柘山有獸焉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

曰狸力見則其縣多土功

長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四耳其名長右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至 高暉堂

其音如吟見則郡縣大水

堯光之山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鬚穴居而冬

蟄其名曰滑褻其音如斷木是則縣有大錄

洵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稟氣自然

其名曰懸

錢來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臧羊

其脂可以已腊治體符呂之山其獸名慈孽其狀如羊而赤鬚

小欠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

之戶見則大矣

崇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

投名曰舉父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焉左右有

首名曰跡踴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並上

三危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毫如

披篋其名曰徼徊是食人

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

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真

翼望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

謹其音如奪百聲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瘳

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

喜地舉人名曰執湖

帶山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名曰臚疏可以辟

火

丹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其音

如狸大以其尾飛名曰耳鼠食之不脛脛大也見神

亦也又可以禦百毒

石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名曰

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

邊春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有鬣干尾文臂

馬蹄見人則呼名曰足訾其鳴自呼

單張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

耳一目名曰諸犍善叱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

尾

灌題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計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名曰那父

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

山獬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非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

其名曰諸懷其音如鳴雁是食人

隄山多馬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身名曰緡

非置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夫首馬尾

其鬣名曰獨俗

梁渠之山其獸多居豎其狀如彙而赤毛其音

如豚

歸山有獸焉其狀如麋羊而四角馬尾而有距

其名曰驪善還還旋旋舞也其鳴自詠

馬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

飛其名曰天馬

泰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

後其名曰辣辣其鳴自詠

泰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洞洞

栲狀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付山有獸焉其狀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見

則天下大水

空桑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

其名曰軫軫見則天下大水

雜余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蒐而鳥喙目蛇尾

見人則眠名曰狄徐見則螽蝗為敗

始逢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

雁其名曰徽徽見則天下大旱  
鳧雁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

名曰龔姪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禮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

如猓狗其名曰徽微見則其國多狡客

尸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麋而魚目名曰胡

海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

刻山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面黃身而赤尾其

名曰合嶽其音如嬰兒見則天下大水

奉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

名曰黃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瘠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甘棗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而文題獸音其名

曰難難音食之已瘦

金星之山冬天嬰其狀如龍骨可已瘞瘞音

霍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咄咄

養之可以已憂

羸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

入其名曰犀渠

苦山有獸焉其狀如逐赤若丹火善詈名曰山

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友舌善呼其名曰交

文 蛇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名狔狼見則國內有兵

依軼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獬善馱傘食者不風

樂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彙赤如丹火其名曰狻見則其國大疫

倚帝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鼯鼠白耳白喙名曰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天 高暉堂

狽如見則其國有大兵 鮮山有獸焉其狀如膜大赤喙赤目白尾見則邑有火名曰後郎

歷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國大有兵

凡山有獸焉其狀如羸黃身白頸白尾名曰闍孩見則天下大風

郎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首名曰

鮑是可以禦火

北海內有素獸焉狀如馬名曰蛩蛩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

林氏國有珍獸大 五彩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之日行千里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鑿鑿距日月所出有獸焉左右有首名曰屏蓬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

章莪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其名如狨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六 无 高暉堂 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或作豹而白首名曰天狗

其音如榴榴或作榴可以禦凶 欽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

少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窳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昆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羸而有角其音如號名曰蠶蜺食之不昧

蔓渠之山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



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扶猪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貉而人目貉或作其

名曰麇音銀或

有獸焉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見則其邑

八水

鹿吳之山注于衡水水有獸焉名曰蠱雕

天帝之山有獸焉狀如狗名曰谿邊席其皮者

不蠱

有獸焉狀如鹿而白尾馬足人手而四角名曰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辛

高暉堂

樓如

鈎吾之山有獸焉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

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

陽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名曰領胡食之

已狂

秋山多大蛇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

朱孺見則其國有恐

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猓

狙是食人

崑崙西有獸其狀如犬有兩目而不見有兩耳

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直而不旋食而經

過人有德行而往抵羣之人有凶惡而往憑依

之天使其然名曰渾沌一名無耳一名無心空

居無常咋尾回轉向于而笑神異經

狃獸無前足似虎而黑字林

稷慎大塵穢人前兒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

兒發人鹿人鹿者若鹿迅走兪人雖馬青丘狐

九尾周頭輝抵輝抵者羊也周頭亦黑齒白鹿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辛

高暉堂

白馬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驎有兩角漢郊祀

一名黃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

央林以曾耳曾耳者身如虎豹尾長參其身食

虎豹非唐以閭閻似兪冠山海經懸雍之山其

驢而岐蹄角如獸多閭閻即輪也似

常羊一名山驢深叟以駒犬駒犬者露犬也能

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珥旄旄牛上盧

以紈牛區陽以鼈封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規

規以麟州鹿雪貫其形人身及踵自笑笑則上

唇翁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又踵一都郭注

狽生生欺羽狽狽若黃狗人面能言豈高夷兼牛

嗟羊者羊而四角獨鹿邛邛距虛孤竹距虛不

令支玄獯不令支不屠何青熊不屠何亦東湖

黃熊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禹氏駒駝犬戍文馬

而赤鬣編身目若黃金名古白皇作古黃山之

乘數楚每牛數楚非戎也一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

足周書王會

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

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神異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三三一 高暉堂

西方中獸如虎毫長三尺人面虎足口牙一文

八尺人或食之獸鬪終不退却唯死而已荒中

人張捕之一名倒壽焉

西北有獸其狀如虎有翼能飛食人知人言語

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

逆不善輒殺獸住饋之名曰窮奇並上

檣杪一名難訓

東海之魚曰鱧比目而行北方有獸曰婁更食

而更視南方有鳥名白鶴比翼而飛西方有獸

名曰蜃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蜃蜃

距虛韓詩外傳

瀛州有獸名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

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聚

而可用拾遺記

有獸名嗽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

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軒轅之

世獲焉上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三三一 高暉堂

三角獸先王法度修則至宋書

一角獸天下平一則至

六足獸王者謀及衆庶則至

比肩獸王者德及矜寡則至

銀鹿刑罰得共民不為非則至

天鹿者純靈之獸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

則至

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君聖

周印者神獸之名也星宿之變化王者德盛則至

澤獸黃帝時巡狩至於東濱澤獸出能言達知

萬物之情以戒於民為時除害賢君明德幽遠

則來神白澤也○又黃帝內傳云帝巡狩東至海登巨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

萬物之情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情氣為物遊靈為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

今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辟邪之文以祀之

餘者幽隱之獸也有明王在位則來為時辟除

災害並上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

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狻國一名馬化或曰獲

援伺道行婦女有美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

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

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

人女則為妾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

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或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

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

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

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狻國馬化之子孫也搜神記

阿羊九頭而更食國亂乃出淮南萬畢術

駟駟野馬也出北海形似鹿蜀說文

狻狻二獸各秉心甚靈蓋忠直獸也今華表頂上者是宋韻

舍利為獸獸而能謙禮義乃食口無譏譽鄭氏

張揖曰飛遠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廣輿記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招賢獻出塵如陀國性善不于人形如師子若

國人見賢良相訪則出現

獸則有罷羣獼狻膺廣鹿麝戶豹蜀都賦

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逐走投水化為此獸

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然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

則明南越志

寒上有獸其名曰龜生角當心俯而磨之憤心

而死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姬伏其子百日而長

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後之迎秦牛牛逾近而

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後之迎秦牛牛逾近而

身轉危何異貌磨其角愈利而身速平乎白  
公之據財財愈積而身愈滅何異梟之養子于

愈長而身就害也劉楫

因輝國獻五足獸狀如獅子玉錢千緡其形如

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問其使者五

足獸是何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

於南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已

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肩兩手遇疾風飄於

海外落玄洲之上化為五足獸則一指為一足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美

高暉堂

也其人既失兩手使傷人割裏肉以為兩臂宛

然如舊也因輝國在西域之北送使者以鍊為

車輪十年方至晉及還輪皆絕銳莫知其遠近

也拾遺記

翁韓國獻飛骸獸狀如鹿青色以寒青之絲為

繩繫之及死帝惜之而不瘞掛於苑門皮毛皆

爛朽惟骨色猶青時人咸知其神異更以繩繫

其足往視之惟見所繫處存而頭尾及骨皆飛

去洞冥記

修羅國獻駃騠高十尺毛色赤斑皆有日月之

象帝以金挺為鑲絆以寶器饜努以飼之上

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者明

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為罽如錦綺

之文述異記

炎州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

網取之積薪數車燒之不燃鍊鐵頭數十下

乃死以口向風須臾便活以石上置蒲塞鼻即

真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可壽五百歲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美

高暉堂

封傲山中有怒毛獸若不噓毛短三寸若噓毛

長三尺

南康郡有君山高秀重叠有類臺榭名曰女媧

宮有獸名格似猩猩之形自知吉凶人無機愛

之則可馴狎欲執害之則去不來並上

少暉出野遇一獸牛首而人身驚告皇娥娥曰

昔余聞之帝子斗首人身其名師親見之者百

福吞臻天將福汝汝何妄驚乎帝乃釋然子鏡

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  
一鈞把旄號其眾曰倉兕倉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  
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兕害汝  
弦超入泰山遇一物如獐頭若婦人鬢髻簪珥  
悉其歸語智瓊瓊曰此方燿也五百年一見見  
者壽茲超果二百餘歲

集錄

按孔子未嘗見狴狴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  
良異世而目見其形使眾人聞此言則謂神而  
先知然而孔子名狴狴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高暉堂

見張良觀宜室之畫也

論衡

漢黃霸為封溪令部人陳廉攜酒并猩猩以獻  
霸問曰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  
霸以其物有靈開囊視之猩猩悲啼而去  
東方識啖鍊之獸實賴神禹之書大荒之籍矣

也

童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

形似麟而無角

後漢書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有足五尖上毛蟲之孽

也謂者為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王應

天斯異何為言兆亂也

晉書

太康七年四角獸見于河間天戒若曰角兵象  
也四者四方之謂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  
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上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八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八

三

高暉堂



西董斯張 何如寵訂

忠鯉魚一龍蛟地魚

龍鱗蟲之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說文

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

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

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

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一 高暉堂

君子辟神也觀被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說文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龍龍無切

角曰蛇龍廣雅○一云有角 對龍無角蛇龍

蛟龍龍屬也明月之珠藏于蚌中蛟龍伏之

百歲之虬斷而復續千歲之木伐而有血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鐘鈕囚牛好音樂器螭吻

好吞殿脊嘲風好險殿角睚眦好殺刀頭負鼠

好文碑旁狴犴好訟獄囚狻猊好坐佛座霸下

好負重碑座

龍珠在額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

在眼蚌珠在腹爾雅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

能昇天西陽雜記

角浪凹峭上壯下殺龍之雄也直臯圓鼠薄鱗

壯尾龍之雌也上

帝王始興將起河洛龍見皆察其首黑者人正

白者地正赤者天正易乾剋度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二 高暉堂

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土天孽消滅景雲出

游考經援說契

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

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括地圖

武昌虬山有龍穴居人每見神虬飛翔出入歲

旱禱之即雨後人築塘其下曰虬塘搜神記

潯陽曇樁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

爆竹聲相水謂之龍毛異苑

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龍婦小

者龍子 後漢書

黃帝錄圖五龍舞河 魏文 帝 漢 占

舜使虞虎奏一紫龍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即與

食龍俯而垂涎以器盛之滿一合而後與食以

為常又取繪寶磨入紫龍涎色正赤以畫金石

色透金玉中一寸繪寶仙艸也堯時生于朝堂

之前四時有花成實 賈子 說林

黃龍五采負圖而出舜前白玉檢黃金繩芝為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三 高暉堂

封泥兩端有文曰天王有玉璽五字博袤三寸

河伯化為白龍遊于水傍羿見射之河伯上訴

天帝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

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

何從得犯汝今為蟲獸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

何罪歟 楚辭 庄

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 括地圖

南溟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

時蛻骨于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

龍一雌一雄放置秦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

因以命族至禹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反放

河內 拾遺記

周公且即攝七年鸞鳳見莫莖生青龍銜甲元

龜背書 尚書中候

成王觀河洛沉璧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禮于

洛亦如之元龜青純蒼光止于壇背甲刻書亦

文成字周公援筆寫之 宋志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四 高暉堂

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艸木之葉皆上起降之

谷艸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妊十一月而生是女

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

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

故降以和樂之音 祖庭廣記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祭焉

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

焉禳之則後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

我乃止也 左傳

秋龍見于終 郊觀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之蟲  
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  
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  
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  
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鬻叔安有裔子曰董父  
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  
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  
封諸鬲川醜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  
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五 高暉堂

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水正曰句芒火正曰  
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  
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  
在乾之垢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  
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  
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  
誰能物之上  
有大力毒龍以眼視人弱者即死以氣噓人強  
者亦死時龍受一日戒出家入林樹間思惟坐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六 高暉堂  
久疲倦而睡龍法眠時形狀如蛇七寶雜色儼  
若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  
王以爲船飾不亦宜乎便以杖案其頭刀剝其  
皮龍自念言我力能傾國土此一小物豈能困  
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語自忍閉目  
不視閉氣不喘憐愍此人爲持戒故一心受剝  
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宛轉  
在地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蟲來其身爲持戒  
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我此身以施諸蟲爲佛



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後以法施以益其身

命終即生初利天智度論

周烈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二龍搜神記

如有福龍依報快樂其足妻妾妓女衣服飲食

象馬七珍無不備有優樂自在過逾于人乃至

六欲天中亦有鳥獸自在受樂亦有薄福諸龍

日則熱沙搏身為諸小蟲之所啖食又如人間

畜生驅策鞭打擔輕負重馳騁使不得自在

法苑珠林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七

高暉堂

方丈山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蛻骨之

時如生龍或云龍鬪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

者著草木及諸物如淳漆也膏色紫先著池凝

堅可為寶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雷舟以雕壺

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

臺以龍膏為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

咸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以火浣布為纏拾遺記

燕太子丹質于秦秦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為

機發之橋歡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為發又一說

交龍捧輦而機不發但言今不知其故處矣經水

小傳稱秦始皇帝欲填東海龍女來惑之與始

皇交而有娠後奔入海棄其子于岸楚籍項燕

因獵得之及長身長八尺力能扛鼎即項也補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

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

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

龍至期赤龍到安公騎之上升列仙傳

陵陽子明者鉅鄉人也好釣魚于旋溪釣得白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八

高暉堂

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

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采五石脂沸

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

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路中

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十餘年子安

死人取莖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其塚邊樹上鳴

呼子安云

邦子者蜀人好放犬犬走入山穴邦子隨之行

數百里出山頭有殿屋官府仙人吏使其嚴見

其故妻圭洗魚與邦子一由藥發由魚子也看  
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邦子後還山見犬色更  
赤有長翰隨邦子遂留山上時時下護其宗放  
蜀人立祠焉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于池中求得龍子  
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艸廬而守之龍長  
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  
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  
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為妖至人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九 高麗堂

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呼子先者漢中卜師也壽百餘年臨去呼酒家  
老嫗曰急裝當與汝俱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  
呼子先子先持一與嫗乃龍也騎之上華陰山  
後嘗于山上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

韓雉見申羊于魯有龍浴于沂韓雉曰吾聞之  
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行吾聞也  
遂射之

漢惠帝二年正月癸酉且有兩龍見于蘭陵死

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京房易傳曰有德  
遇害厥妖龍見井中又曰行刑暴暴黑龍見井  
出投神記

漢廷尉扶嘉胸臆人也初嘉母于湯溪水側遇  
龍後生嘉長占吉凶巧發奇中高祖為漢王時  
與嘉相遇嘉勸定三秦高祖以嘉志在扶翼賜  
姓扶氏為廷尉食邑胸臆嘉臨終有言曰三年  
對馬嶺不出真人出盪井

西城獻火龍高七尺映目看之光如聚炬火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十一 高麗堂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繁露

漢元和元年大雨有一青龍墮于宮中帝命烹  
之賜羣臣龍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  
羹

後漢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為北地太守政化尤  
異黃龍見于九里谷高岡亭太子嘉之加秩中  
二千石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郊之摩陵

井帝親與羣臣共觀之既而詔畫工圖寫龍潛而不見宋書

湯陰西有真人社舊傳孫登寓此值旱眾禱于龍得雨將祭謝之登曰此病龍雨安能蘇禾稼

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疽聞登言化

老翁求治曰病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石上

忽裂一井其水湛然蓋龍穿此以報也山川紀異

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

名曰沙壺後漢作沙壺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十一 高暉堂

忽于水中觸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

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謂沙壺曰君為我生

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唯一小子不能去陪龍

坐龍就而抵之沙壺與言語以龍與陪坐因名

曰元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元隆居龍山下

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黑

有智天所貴也共推以為王華陽國志

秦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數十丈

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置

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苦旱災于是方士聞

有旱處便齋龍往出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

國會飲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龍置淵中復禹

步吹之長數十丈須臾雨四集矣抱朴子

張永家地有泉出小龍在焉從此遂為富室踰

年因雨騰躍而去于是生貨日不暇給異記

晉懷帝永嘉中有韓媪者于野中見巨卵持歸

育之得嬰兒字曰振兒方四歲劉淵棄平陽城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十三 高暉堂

不就募能城者撮見應募因變為蛇今媪遺灰

誌其後謂媪曰憑灰築城可立就竟如所言

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使者斬之忽

有泉出穴中滙為池因名金龍池搜神記

大康五年正月二龍見武庫井中武庫者帝王

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

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皆字曰龍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抱罕羌妓產一龍之

色似錦文嘗就母乳遇見神光少得就視

陶侃嘗捕魚雷澤得一織梭還挂著壁有頃雷

雨梭變成赤龍從屋而下異苑

桓玄于南州起齋悉畫盤龍于其上號為盤龍

齋劉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晉書

劉安河中也通鬼道未來之事皆預知之河

間有一趙廣家槽上馬忽變作人面全家大驚

往問劉安曰此大惡也君急歸家去宅三里披

髮大叫即可免之廣乃依言披髮大叫廣家中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十三 高暉堂

大小一時走出驚怕看之堂內無人堂屋一時

崩倒全家得免不損一人乃贈財賄與安重問

此災何有安曰堂屋西壁下深三尺當有三個

石柱今已災過慎勿發看若視之必大貧若不

看必大富貴此神龍也後廣不依即掘看之驗

其虛實果有一物赤色大如屋柱飛出他去後

廣大貧一如其言也被神記

東海徐美之字宗文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

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後文

帝立美之竟以凶終異苑

晉義熙中江陵趙姥以酤酒為業居室內地忽

自隆起姥察為異朝夕以酒醉之嘗有一物出

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隣人聞土下有

聲如哭後人掘地得一異物蠢蠢而動不測大

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

吳猛還豫章附載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視

船下有兩龍載之船不着水

沙門釋慧遠樓神盧巖常有游龍翔其前遠公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十四 高暉堂

有奴以石擲中乃騰躍上升有頃風雲感燁公

知是龍之所與登山燒香會僧齊聲唱偈于是

霹靂迴向投龍之石雲雨乃除並上

慕容熙建始元年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

為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為

龍當有臣為君者是寤而告人曰國符其將盡

乎是秋醜為高雲所滅十六國春秋

楊羲以四月九日夜夢北行登高山上大有宮

室四面皆有大水見一白龍東向飛行有白衣

好女子于龍口中三入三出又有一老翁着

衣裳芙蓉冠挂赤九節杖而立問公何等女子

入龍口邪對曰此太素玉女蕭子夫取龍烝以

鍊形也問翁何人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在此

蓬萊山又問此龍可乘否曰以待真人張誘七

石慶安許玉斧丁瑋寧此侍宸帝官龍也須臾

問公呼此因賢至命人賦一詩各下山別初下

半山許主簿來公語主簿使飲太平家酒又戒

之曰守一慎勿失後當用汝輔翼及到十日夜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十五 高暉堂

義具此夢上白諸真惟紫微夫人見答眾真並

笑清靈曰以冥通冥也心感洞照南嶽君之力

也附懸君真語

許長史今所管屋宅對東向有小山名雷平山

周時有雷氏養龍來在此山

真語

竺道生止青園寺中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

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

龍既去生欲行矣俄而投迹廬山肖影巖岫

梁釋法聰與晉安王暉曰馬泉內有白龜就聰

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

御魚亦就手食聰曰此是雌龍王與羣臣重賞

而回法苑

後魏宋雲使西域至積雪山中有池毒龍居之

昔五百商人止宿池側值龍忿怒汎殺商人果

池王聞之捨位與子向烏場國學婆羅門呪四

年之中善得其術還復王位就池呪龍龍化為

人悔過向王王即從之洛陽伽藍記

釋智珠聞智者執行起羣為世長道即泛舸豐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十六 高暉堂

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

七月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如欲安坐仍見九頭

龍從地湧出上昇虛空明且豁白珠曰此是表

九導眾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

性空爾神僧傳

智顛母徐氏夢香煙五綵紫翅在懷欲拂去之

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托僧道福德自至何以

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之師曰三

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有明言寄之聞

尤乃止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見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年十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上

法顯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眾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為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具眾皆咸識是龍以銅盃盛酪置龍子中從土座至下行之徧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法苑珠林

周靖帝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七 高暉堂

白光直屬天自東方而來有白龍長十許丈西北向舐掌而鳴西北有黑龍亦乘雲而至風雷相擊乍合乍離暴雨大注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復有大鯉魚三從小魚無數乘空而鬪雷雨又甚大風發屋至暝乃止魚不復見明日有兩黑蛇大者長丈五小者半之並傷腰頸死千竇前大蛇者周天元帝及靖帝之象大魚三而鬪者尉遲廻王謙司馬消難三方起兵亂之異五行記

佛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池側佛坐龍石室窟中為龍作十八變躡身入石猶如明鏡在于石內映現于外遠望則是近望不見諸天百千供養佛佛影亦說法現佛三昧經

迦維羅越國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靜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煖水今有池尚一冷一煖支僧載外國事

昔有一金翅鳥王其身極大兩翅相去六千餘里常入海中取龍食之諸龍常怯畏金翅鳥常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大 高暉堂

求袈裟着官門上鳥見袈裟生恭敬心便不復前行食彼諸龍鳥食龍時以翅搏海水擗龍現而取食之時有一龍為鳥所逐即取袈裟戴着頂上尋舐而走時金翅鳥化作婆羅門追逐龍後種種罵言汝今何不放此袈裟龍畏死故急捉不捨爾時海邊有一仙人龍時恐怖投趣仙人鳥見仙人不敢復前仙人即出為鳥說法教鳥向龍共相懺悔已各去佛告比丘昔仙人者今我身是金翅鳥者鯢沙王是爾時龍者達石

迦是昔蒙袈裟得免鳥食今復蒙我袈裟因緣  
得脫王難出家修道獲阿羅漢是故當知袈裟  
威力不可思議又海龍王經云爾時有龍王而  
白世尊曰於此海中無數種龍有四種金翅鳥  
常食斯龍及龍妻子願佛擁護常得安隱於是  
世尊脫身皂衣告海龍王汝取是衣分與諸龍  
皆令周徧有值一縷者金翅鳥王不能犯觸持  
禁戒者所願必得爾時諸龍各懷驚悸各心令  
言是佛皂衣甚為小少安得周徧大海諸龍暗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九 高暉堂

佛即知龍心所疑告龍王言假使三千大千世  
界所有人民各分如來皂衣終不減盡譬如虛  
空隨其所欲則自然生時龍即取佛衣而分作  
無央數百千萬段各各分與隨其所乏廣狹大  
小自然給與其衣如故終不知盡當敬此衣如  
敬世尊如敬佛塔寺言觀如來衣者即脫龍身  
于是賢劫中皆得無着當般泥洹爾時四金翅  
鳥王各與千眷屬俱白佛言今日我等自歸三  
寶悔過前次奉持禁戒從今日始常以無畏施

一切龍擁護正法到于滅盡不違佛教法苑珠林  
佛言閻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  
王子諸鳥中快得自在此鳥業報應食諸龍于  
閻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第二日于弗  
婆提第三日于瞿耶尼第四日于鬱單越各食  
如前周而復始經八于歲此鳥爾時死相已現  
諸龍吐毒無由得食彼鳥饑逼周樟求食了不  
能得遊巡諸山永不得安至金剛山然後暫住  
從金剛山直下至大水際從大水際至風輪吟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十 高暉堂

為風所吹還至金剛山如是七返然後命終其  
命終已以其毒故令十寶山同時火起爾時難  
陀龍王懼燒此山即大雨澍如車軸鳥肉散  
盡唯有心在其心真下如前七返然後還住金  
剛山頂難陀龍王取此鳥心以為明珠轉輸王  
得為如意珠  
昔佛住舍衛城南有大林邑商人驅八牛到此  
方俱啜國復有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離車也  
捕得一龍女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

問離車言汝牽此欲作何事荅言我欲殺敵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質取放之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今為汝故我當放之即取八牛放去龍女時商人復念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還捕取即自隨看所向到一池邊龍女變為人身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我宮當報大恩商人荅言汝等龍性卒暴瞋恚無常或能殺我荅言前人繫我汝能力救彼以受布薩法華言淨任戒法也故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而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當加害小住此中我先入擗界政切擋丁浪切是龍

門邊見二龍繫在一處問言汝為何事荅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不堅固為離事所得以是故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此龍女若問欲食何等食者當索閻浮提人問食龍女擗擋已便即呼入坐寶床褥上龍女白言今欲食何等食荅言欲須閻浮提人間食即下種種食問龍女言此人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荅言要

雷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爾放之當罰六月擗置人間商人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法荅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五生時龍眠時龍寤時龍瞋時龍一日之中三過皮肉落地熱沙搏身復問汝欲求何等荅言出家難得又問當就誰出家荅言如來正供應正遍知今在舍衛城未脫有脫汝可就出家商人便言我欲還歸龍女即與八餅金言此是龍金是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不盡言語汝合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眼即以神變持着本國行伴先至語其家言

龍宮去父母謂見已死眷屬宗親聚在一處悲號啼哭時放牧者及敢薪艸人見已先還語其家言某甲來歸家人聞已即大懽喜出迎入家已為作生會伴生會時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也古龜茲國王阿主見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金化為炭境內數百家言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



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卽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神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卽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昔有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佛時去世七百年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高暉堂

後出蜀賓國時蜀賓國有一惡龍名阿利那數作災害時有二千羅漢各盡神力驅遣此龍令出國界其中有百羅漢以禱通動地又有五百人放大光明復有五百人入禪定經行諸人各盡其神力不能使動時尊者祇夜多最後往到龍池所三彈指言龍汝今出去不得住此龍卽出去不敢停住爾時二千羅漢語尊者言我等尊者俱得漏盡解脫法身悉皆平等而我等各各盡其神力不能令動尊者云何以三彈指令

龍遠入大海也于時尊者答言我凡夫已來受持禁戒至安吉羅等心護持如四重無異今諸人者所以不能動此龍者神力不同故不能同也

爾時龍王卽以四龍聰明智慧者作僧護弟子龍王言白尊者爲我教此四龍各一阿含第一龍者教增一阿含第二龍者教中阿含第三龍者教禪阿含第四龍者教長阿含僧護答曰可爾僧護卽教第一龍者默然聽受第二龍者眠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高暉堂

目口誦第三龍者迴顧聽受第四龍者遠任聽受此四龍子聰明智慧于六月中誦四阿含領在心懷盡無遺餘時大龍王詣僧護所拜跪問訊不愁悶耶僧護答曰甚大愁悶龍王問曰何故愁悶僧護答曰受持法者要須軌則此諸龍等在畜生道無軌則心不如佛法受持誦習龍王曰言大德不言呵諸龍等所以者何以護師命故作此聽有四毒不得如法受持讀誦何以故初默受者以聲毒故不得如法若出聲者必

害師命是故默然而受第二閉目受者以見毒故不得如法若見師者必害師命是故閉目而受第三迴顧受者以氣毒故不得如法若氣噬師必害師命是以迴顧而受第四遠住受者以觸毒故不得如法若身觸師必害師命是以遠住而受上○以下咬

畢山帝死之水出焉其中多蛟山海經

禱過之山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鴦食者不腫可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五 高暉堂

以已痔上

北海之外有潼海之水渤滴高隱于日中有巨魚大蛟莫測其形也吐氣則八極皆暗振簪則五嶽波盪當唐堯時懷山爲害大蛟縈天三河俱溢海濱同流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是也此三水有時通壅至聖之治水色俱溢無有流沫及帝之商均暴亂天下則巨魚吸日蛟繞于天

拾遺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

近俄而復爲婦

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帝以季秋之月泛衡蘭雲錦之舟窮晷餘夜釣于柱臺下以香金爲鈎羅絲爲綸丹鯉爲餌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祥也命大官爲鮓肉紫骨青味甚香美拾遺記

李冰爲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水乃入水我蛟已爲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及出率勇者數百持強弓大箭約曰盡削者爲牛今江神必亦爲牛矣我以太白練自束以辨汝當殺其無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五 高暉堂

記者遂吼呼而入須臾雷風大起天地一色定有二牛鬪于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爲水所病至今大浪衝濤欲及公之祠皆瀾瀾而去故春冬設有鬪牛之戲未必不由此也成都志

帝好微行于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于路董謂曰昔桀媚妹喜于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得此非耶洞冥記

武帝元封五年各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帝于

九疑登鷺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

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乃作盛唐樅陽歌琴操

後漢時姑蘇有男子衣白衣冠幘容貌甚偉身

長七尺眉目疎朗從者六七人遍歷人家姦逼

婦女欲掩捕卽有風雨雖守郡有兵亦不敢制

月餘術人趙杲在趙聞吳患泛舟遠來杲適下

舟步至姑蘇北堤上時會守送臺使遇亦避之

于館杲因謁焉守素知杲有術甚喜杲謂郡守

曰君不欲見乎因請水燒香長嘯數聲天風歛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三七 高暉堂

至聞空中數十人響應杲擲手中符符去如風

頃刻見此妖如有人持至者甚惶懼杲謂曰何

敢幻惑不畏乃按劍曰誅之便有旋風擁出杲

謂守曰可視之矣使未出門已報去此百步有

大白蛟長三丈斷首于路傍 三吳記

永陽李增行經大溪見二蛟在水引弓射之中

一卽死增歸因復出市有女子素服啣涕提所

射箭增怪而問焉女答曰何用問爲若是君許

便以相還授矢而滅增惡而驟反未達家暴死

子路 異苑

曹公幼而智男年十歲常浴于譙水有蛟來逼

自水奮擊蛟乃潛退于是畢浴而還弗之言也

後有人見大蛇奔逐揀笑之曰吾爲蛟所擊而

未懼斯畏蛇而恐耶衆問乃知咸警異焉

長沙有人忘姓名家江邊有女下渚澣衣覺身

中有異後不以爲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蝦魚

女以已所生甚憐之著澡盤水中養經三月此

物遂大乃是蛟子皆有字大者爲當洪次者名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三八 高暉堂

破阻小者曰撲呀天暴雨三蛟一時俱去遂失

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輒來女亦知其當來便出

望之蛟子亦舉頭望母良久復去經年此女亡

後三蛟一時俱至墓所哭泣經日乃去聞其哭

聲如狗嗥 續搜神記

後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蛇奉送

蛇于野中及武長天有海內俊名母死將莖木

窆賓客聚集有大蛇從林艸中出徑來棺下委

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泣流狀若哀慟有頃而

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元帝永昌中暨陽人任谷因耕息于樹下忽有一人着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妊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詣闕自陳留于宮中

安城平都縣尹氏居在郡東十里曰黃村尹佃舍在焉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兒年十三守舍見一人年可二十許騎白馬張繖及從者四人衣皆黃色從東方而來至門呼尹兒來暫寄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元 高暉堂

息因入舍中庭下坐床一人捉繖覆之尹兒看其衣悉無縫馬五色斑似鱗甲而無毛有頃雨氣至此人上馬去迴顧尹兒曰明日當更來見觀其去西行躡虛而漸升須臾雲氣四合白晝爲之晦冥明日大水暴出山谷沸涌丘壑森漫將淹尹舍忽見大蛟三丈餘盤屈庇其舍焉並上吳大帝赤烏三年七月有王述者採藥于天台山時熟息于石橋下臨溪飲忽見溪中有一小青衣長尺餘乘赤鯉魚徑入雲中漸漸不見述

良久登峻巖四望見海上雲起頃刻雷電交鳴俄然將至述懼伏于虛樹中見牽一物如布面色如漆不知所適及天霽又見所乘之赤鯉小童還入溪中乃黑蛟耳三吳記口以下

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淮南子口又將杜子云鼈無耳而善聽蛇無口而揚聲

山中見大蛇冠幘者名曰升卿呼其名則吉泰華之上削成而四方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山海經口又云澤外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元 高暉堂

大成之山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虺豪其音如鼓柝

神囷之山其下有白蛇

跂踵之山有大蛇

鮮山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伊山多花蛇其狀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見則其邑大水

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

如牛見則其邑大旱 並上

寄居之蟲委甲步內三首之蛇弦之為弓 抱朴子

按越王琴弦化為

共工之臣號曰相柳稟此奇表蛇身九首恃力

桀暴終禽夏后 山海經圖讚

越人得髯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 淮南子

黑蛇在身當以持戒鉤除之又云睡蛇既去乃

可安眠黑蛇亦睡蛇也 遺教經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高暉堂

昔負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

教之佩雄黃而蛇皆去也 抱朴子

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為黃蛇 穆天子傳

孔子夢三槐間豐沛市有赤虺起呼顏淵于夏

往觀之見赤蛇化為黃金上有文曰卯金刀後

高祖起豐沛 金樓子

晉獻公之太子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

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

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拔劍將死御止之太

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夢也拜君之夢不可謂

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

君不可謂善挾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

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

伏劍而死 新序

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修德使吏守

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已

死矣

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為九世廟不祀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高暉堂

乃立場宮 搜神記

楚大夫靳尚以讒殺屈原為天所遣作一大蟻

穴在山後人為立廟 攝山記

邛都縣下有一老媪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

頭上戴角在牀間媪憐而餵之食後稍長大遂

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忿恨責

媪出蛇媪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

所見令又遷怒殺媪媪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

殺我毋當為毋報讐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

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  
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土人謂之為  
陷湖唯燒宅無恙迄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  
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他風靜水清猶  
見城郭樓櫓晏然今水淺時彼上人沒水取得  
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記

鄒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  
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于是丹蛇在水自灑躍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三五 高暉堂

入于梓宮 陳留風俗傳

漢武帝大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  
中地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  
子事自趙人江充起 搜神記

漢武帝時張寬爲揚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爭  
山地詣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窺  
二翁形狀非人今卒持杖戟將入問汝等何精  
翁走寬呵格之化爲二蛇

巴郡馮緄爲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三尺分

南北走大用憂怖卜云此吉祥也君後當爲邊  
將以東爲名後五年果爲大將軍拜遼東太守  
風俗通

漢桓帝卽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  
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于省中將有椒  
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棄官遁去至延熹二  
年許大將軍梁冀捕治家屬揚兵京師也 搜神記  
閻成子少好長生學道四十餘年後入荆山中  
積七十餘歲爲荆山山神所試成子謂是真人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三五 高暉堂

拜而求道而爲大蛇所噬殆至于死 真誥  
馬援征五溪蠻進營壺頭中暑病乃穿岸爲室  
以避炎氣今武陵語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卽馬  
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  
餘靈也 武陵記

管輅鄉里問君往者爲王府君論怪云老書佐  
爲地老鈴下爲鳥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輅  
云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是  
以魘爲黃能如意爲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爲

黠之類也况蛇者務辰巳之位鳥者棲木居之精斯乃騰黑之明象白日之餘景如書佐鈐下各以微軀化為蛇鳥不亦可乎管輅別傳

孫氏懷張承時乘輕舸于江浦忽見白蛇長三丈騰入舟中咒曰若為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于房中一宿不復見母嗟惜之隣中相謂曰昨者張家有白鵠聳詔入雲以告承毋母使筮之筮者曰吉祥鵠是延年之物從室入雲白車升高之象音吳閩閭莖其妹殉以美人寶劍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三五 高暉堂

珍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千年雕雲覆其溪谷美女遊于塚上白鵠翔于林中白虎嘯于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于世當使子孫位極人臣擅名江表若生子可名為白鵠後承生昭位輔吳將軍年九十蛇鵠之祥也拾遺記

東晉時跋陀羅尊者譯經于廣陵天寧寺之青

蓮池忽有兩青蛇從井中出化二童子自旦為

尊者灑掃焚香訖暮俟其收經卷而去日復如

是譯經既畢青衣亦不知所在寶祐廣陵志

吳永臨海人入山射獵為舍住夜中有一人長

一丈着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冠明當

戰君可助當厚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

報為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

南住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

聞岍北有聲狀如風南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

見二大地長十餘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

蛇勢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黃蛇即死曰將暮復

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以去慎勿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三五 高暉堂

復來來必為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富數年後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復來不能見用讐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搜神記

丹陽鍾忠以冬月晨行見有一蛇長三尺許紋巴似青琉璃頭有雙角白如玉感而畜之貲業清登經年蛇自亡去忠及二子相繼頌斃異苑

是釋經既畢青衣亦不知所在

晉太康中陳留阮士瑀傷于虺不忍其痛數嘆

客食道龜已而成痕醫以藥攻之下龜子數升

大如小錢頭足殼備文甲皆其惟中藥已死神

賈謐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

墜于中承臺又虺出其被中暴雷震其室柱陷

入地壓毀牀帳晉書

晉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中虺形已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三五 高暉堂

成枝葉如故又吳郡桐廬人常伐餘遺竹見一

竹竿雉頭頸盡就身猶未變此亦竹為虺虺為

雉也異苑

吳興太守袁玄瑛當之官筮卦吉凶曰法至官

石函上蟠玄瑛摘殺之其後果為賊徐馥所害

郭璞洞神

楊州別駕顧球姊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餘令

邪莫箴之得大過之升其辭曰大過卦者義不

嘉塚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覓見龍車身被重

累嬰天邪法田斬祀殺靈虺非已之咎先人瑕

嘉塚墓枯楊無英華振動遊覓見龍車身被重

累嬰天邪法田斬祀殺靈虺非已之咎先人瑕

素卦論之可奈何球乃訪述其家事先世曾伐

大樹得大地殺之文使病病後有羣鳥數千迴

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縣農行過舍邊

仰視見龍牽車五色晃爛甚大井常有在遂滅

扈謙居金陵攝山每筮一卦百錢自限錢五百

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五百足一卦千錢不為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三五 高暉堂

也海西公旦出見赤虺蟠御牀詔謙筮之謙曰

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曰後年有

大將并征失利此災可消後桓溫并征敗績還

乃廢海西立簡文

晉明帝大寧初武昌有大虺常居故神祠空樹

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傳曰虺見于邑不

出三年有大六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元帝時寓居華亭獵于

東野大藪中欲見大地長六丈形如百斛船



玄黃五色卧岡下土人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至故見地處語同行云昔在此殺大地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言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吾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且腹痛而卒 並上

蜀王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日化為大斑地長丈餘送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遂殺之復有鄭美人勢亦寵愛化為雄虎一夕食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三

高暉堂

勢寵姬未幾勢為桓溫所滅 獨異記

大尉鄒鑿字道徽鎮丹徒曾出獵時二月中藏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莖即覺心中淡淡欲吐因歸乃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大吐吐出一赤地長尺餘尚活動搖乃挂着屋簷前汗稍稍出地漸焦小經一宿視之乃是莖蕨猶昔之所食病遂除瘥 搜神記

顏舍次嫂繁氏老而失明舍省嫂病困須得婢地瞻為藥而求不能得于書獨坐有一童子持

一青章投舍開視地瞻也童子遂巡出尸化成青鴻飛去得膳藥成嫂病即愈 晉中真書

高祖永初中張春為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者女忽然失怪出外毆擊人乃自云已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咒療春以為欺惑百姓刻期須得妖魅翌日有一青地來到坐所即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于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午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四

高暉堂

沉乍浮龜隨後推逼龜自分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遂動心哭云失其姻好于是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地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知靈驗皆殺之 異苑

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湯始熱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一地大十圍長四五丈逕來湯中銜卵而去三人未幾皆死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嘗患癩瘡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墮地涎淫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即取竹刮除涎淫又聞蛇所吞鼠能療瘡疾即行聖涎淫以傳癩上所傳既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疾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高僧傳

揚州有地市市人鬻珠王而雜貨蛟布蛟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 述異記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高暉堂

僧稠于雲門山寺所住禪窟前有深坑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漏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隨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為惡神所啗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撰之奄成雲霧 梁高僧傳

武強縣耆宿云邑人有行千道見一小蛇疑其

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檐生長而吞蝻人里中見之遂捕斃李嶽檐生負而奔邑淪為湖縣長及更咸為魚矣今縣東北半許里有淵謂之郎君潭耆宿又言縣淪之日其子東奔又陷于此故潭得郎君之名矣 水經注

東魏孝靜帝武定中有大蛇見武牢城上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武牢叛死者數千人後司馬消難之任武牢蛇又見消難亦叛土人謂之雌龍 後漢書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高暉堂

昔迦毘摩羅尊者至西印度城口有大山山有一石窟尊者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其窟蟒遂盤繞尊者身尊者因與受三飯依蟒聽訖而去後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荅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于應荅起嗔恨想命終墮于蟒身住于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

驚若以筒盛棄之若以繩繫置地解放有鼠入屋作檻盛出棄之患蝎蜈蚣蚰蜒入屋若以弊物若泥團掃帚盛裏棄之在外解放若房舍夜患蝙蝠晝患燕鳥入佛言聽織作籠疎障若作向櫺子遮時有老病比丘拾虱棄地佛言不應爾聽以器盛若綿拾著中若虱走出應作筒盛若虱出筒應作蓋塞隨其寒暑加以鹹食將養之也○四分律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詣曲慳會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三三 高暉堂

嫉妬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食從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目猛盛怒眼視之能令使死頻婆娑羅王聞已心懷驚怪今此毒蛇見人則害唯佛能調作是念已即將羣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耳坐一面具白前事唯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唱許可于其後目着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佛來瞋恚熾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于王指端放五色光明

照彼蛇身即得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悅舉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涼快不可言爾時世尊見蛇調伏而告本緣地聞佛語深自剋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今得是報方于佛前深生敬信佛告之言汝于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蛇形今宜調順受我教救蛇答佛言隨佛見授不敢違救佛告蛇言汝若調順入我鉢中佛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王及羣臣聞佛世尊調化毒蛇盛鉢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三三 高暉堂

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蛇見眾人深生慚愧厭此蛇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即自念言我造何福得來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身由見佛故生敬信心厭惡蛇身得來生此受天快樂今當還報佛世尊恩齎持香華光明照耀來詣佛所前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百緣經昔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于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曰佛是惡毒

蛇爾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何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沙門以何為惡毒蛇即往其所

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

以得金故轉得富饒承食自恣王家策同怪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盡

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喚彼人而問之曰

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高暉堂

于往時在田耕種問佛阿難說言毒蛇惡毒蛇

我于今者方乃悟解王聞此說遂放去之大其嚴論

下魚厥人掌以時獻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蠱蠹

以共于脂羞周禮

牛躡之濯不生魴鱗巢幕之窠不容鵠卵新記

寸鮪泛迹濫水之中則竭天下無四海之廣也

芒蠟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

抱林

下

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水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真言志林

鹹水之魚不遊於江淡水之魚不入於海曹植說

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博物志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招水多鮮魚其狀如蠶其音如羊山海經

渭水多鱸魚其狀如鱸魚動則其邑有大兵

漢水多蟹鰈之魚其狀如覆鮓鳥首而魚翼魚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高暉堂

尾音如磨石之聲是生珠玉

椒蠹之山食水出焉其中多鱗鱗之魚其狀如

犁牛其首如飛鳴

番條之山減水出焉其中多鱖魚十各黃頰音感

東始之山泚水多庇魚其狀如鮒一首而十身

其臭如麩蕪食之不攢乎謂反止失氣也

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狸或曰龍魚一曰鰓音似狸一魚一曰鰓音

即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九域一曰鰓魚皆音惡

在天野非其為魚也如鯉

鳥鼠同穴之山滋水出焉西注於漢水多如鮭之魚是生珠玉

祗山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鮭下其首如留牛其名曰鮭冬死而夏生食之無腫疾

郎翼之澤其中多赤鯿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

黑水有鱗魚其狀如鮒而鬣毛見則天下旱

秦器之山觀水出焉是多文鯉魚狀如鯉魚魚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四七 高暉堂

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于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

陵羊之澤是多冉遺之魚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昧可以禦凶

羸魚魚身而鳥翼音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

諸毗之水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鱣赤背其音如梧食之已疣

芑湖之水其中多儵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

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可以已憂

誰水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犬吠食之已瘳

涿光之山囂水出焉其中多鰓鰓之魚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禦火食之不瘳

未塗之水其中多條蠹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其邑大旱

汎水多箴魚其狀如儵其喙如箴食之無疾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四八 高暉堂

獄法之山濼澤之水其中多鰈魚其狀如鯉而雞足食之已疣 晉水多紫其狀如儵而赤鱗其音如叱食之不驕

决决之水多人魚其狀如鯉魚四足其音如嬰

兒食之無癡疾

諸懷之水其中多鰓魚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食之已狂

崇水多修辟之魚狀如鼈而白喙其音如鴟食

之已白燕

來需之水其中多鱗魚黑文其狀如鮒食者不  
睡合水多騰魚狀如鯪蒼文赤尾食者不癰可  
以為瘻

備魚米如盤雖而長距足白而對食者無蟲疾  
可以禦兵

余澤多珠瑩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  
味酸甘食之無癘

蒼體之水其中多鯪魚其狀如鯉而六首食之  
廣博物志

不沈

高水多薄魚其狀如鱸魚而一目其音如歐見

則天下大旱

餘如之澤其中多鰮魚其狀如魚而鳥翼出人

元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

渠豬之水多豪魚狀如鮪赤喙尾赤羽可以已

白癩

勞水多飛魚狀如鮒魚食之已痔

魏山其上有美蠶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

文服之不畏雷

鴈門之水其中多鮪鮪之魚音鮪或食之殺

彩深澤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名曰鮪

鮪音鮪之魚

有鮪父之魚狀如鮪魚首而屍身食之已嘔

並上

良夷在子在于鱉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則鳴

曰在于楊州禹禹解隄冠東越海蜃既人蟬蛇

順食之美且隄又履海陽大蟹長沙鯨西海魚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五十一 高暉堂

骨魚幹魚脇非海魚鈿魚兵如魚石頭山出填

狀如蝦膏擊闔狀如胎魚河魃當作江鱗大龜

鱗作鉅定羸濟中瞻諸淮南子詹諸孟諸靈龜

大都經魚魚刀咸會於中國周書

東南方海中有祖洲上有恒湖其內鯽魚出焉

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寒之氣神異經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恒冰唯

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橫公魚長七八尺

形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為人刺之不入

瘖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煮之則熟食之可止邪病

龍鼻山下有丹水水中有丹魚欲捕其魚伺魚之浮出水有赤光如火網取割其血塗足可涉

水如履平地 述異記

瀛州一名崑州亦曰環州東有淵洞有魚長千

丈色班鼻端有角時鼓舞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

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為雲如慶雲之麗無以

加也 拾遺記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至一 高暉堂

帝王將與比目魚出鄭注比目魚曰東 孫侯中

比目魚王者德及幽隱則見 宋書

庶人孝則水澤茂浮珍舒恪草秀水出神魚 神

契

逆鱗魚仙經謂之肉芝 紀聞

仙人上藥有流淵瓊魚 漢武內傳

至於鯀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鷺海鵝魚鮫

水虎之類豚首象鼻亡鬚針尾之族石蠊上蚌

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 鮑昭

雷岸與 姓書

水君狀如乘馬衆魚導從名魚伯大水有之漢

未有人於河際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魚

見人良久入水而沒 古今注

海中大魚口可容舟其名曰犀涓 華夷考

東海漁人獲魚長五六尺腸胃成胡鹿刀製之

狀或號秦皇魚

南海有鰐魚狀如鼉斬其頭而乾之去齒而更

生如此者三乃止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至一 高暉堂

鱗塗一名闌胡形似小鰕而短 寧波志

章舉一名章魚一名章拒一名章鋸以其足似

鋸也形類烏賊而小 齊史

青田露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嘉

記

網魚得鱣不如啖茹

洛鯉伊魴貴于牛羊 述異記

洞庭鮮鮒温湖美鯽

江東謂青魚為婢鰮魚為童子魚為士父

竟州人呼赤鯉為赤驥青鯉為青馬黑鯉為玄

駒白鯉為白騏黃鯉為黃雉 古今注

鯉一名釋龍 採闡雜誌

廣河潛魴鴻淵巨鯉 廬典七海

洞庭之紉灌本之鯉滋以陽樸之姜菽以青木

之華 崔駰七床

鱮蚶去海藏於枯里街巷偏隘不得自在南井

無極渴餒成疾 易林

鱉魚肥炙甚美諺云寧去累世宅不棄鱉魚頤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五三 高暉堂

三捕 水錄

蜀中每致黃魚天必陰雨 雜俎

徧狙以援為雌蚶蜴以魚為偶 上

矢鯢三相從而為部鯢歸三相從而名妾

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劔且遊洄流夕歸陰浦

行萬里而一息洄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

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鱉皆能飛翔有

石渠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

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瀾言沙湧起而成

波瀾也仙人寧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

寧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藥灼燦千載舒百

齡暫死餌飛魚則此花此魚也 拾遺記

黃帝遊於洛見鯉魚長二丈青身無鱗赤文成

字 河圖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

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

之牽巨鉤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

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五四 高暉堂

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已而後世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莊子

古善漁者宿沙瞿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

得一魚焉 曾連子

錢鏐會過彭蠡之濱造其名嶽今廬山是也徧

遊洞府以窺聖迹已而把鉤於臺上雙鯉化為

雙龍冲天而去 大山先賢傳

務光自投廬川廬川之伯以赤鯉送之 符子

詹公之釣于歲之鯉不能避



太公涓釣隱溪五十六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涓跪石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及莫釋竿膝處成曰蚶觸成路季連曰釣所以在魚無魚何釣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吾方之猶一日也符子

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剝腹得書文曰呂望封于齊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五十五

高暉堂

望知富貴

藝文類聚

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論衡

太公曰縉微餌明小魚食之縉網餌香中魚食之縉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縉人食其祿乃服于君六韜

曹共公聞晉文公駢勝使袒而捕池魚呂氏春秋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

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鱉

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

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罾羅藉魚鱉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罾麗設罝鄂以賓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鯢鱠獸長麇麇鳥翼敲卵蟲舍蝮蠪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公聞之曰我過而甲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論師存待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國語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五十六

高暉堂

景公射質堂上唱善者一口弦章入公曰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嗜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語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欲此魚也固辭不受晏子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

者國有餓民後官多幽女者下民多曠是以亡國之君藏于府庫寡人間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其妻鰥夫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頌之

新序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卓衣高冠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俯之於地乃是大鯁魚也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為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高暉堂

乘議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大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神皆能為妖怪故謂之五曹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

鬼去之則已夫何怪焉

按神記

虞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乎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拔綸錯餌迎訥暖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

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味必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埋之者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天陽晝之所講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問

說苑

曾子食魚有餘曰泚之門人曰泚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涕泣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鱸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鱸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高暉堂

假子曰大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挾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

詩韓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主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聞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韓非子

齊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生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嘆曰天之於民厚矣雖五穀生魚鳥

以為之用鮑氏之子年十二進曰不如君言天

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

大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嗜膚虎狼食肉然天本

為蚊蚋生人虎狼食肉者哉列子曰孔叢子

甲一段大類此不

始皇遺筆袋於海上化為黑魚江淹文籍蠹魚

化為野蘭

昆明池中有神泉通白虎原人釣魚綸絕而去

夢於漢武帝求去鈞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五 高暉堂

索帝取放之後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魚

之報也三輔決錄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

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

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

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

昇而去列仙傳

陳蕃為郡法曹正朝見太守王龔客有貢白魚

於龔者龔曰汝南乃有此魚蕃曰魚大由明卿

之德後漢書

高玄見遺大魚者玄云暫煩此魚到河伯處乃

以丹書紙內魚口擲水中有項魚還躍上岸吐

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王坐樓上

見作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書符著社中

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

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取食之神傳

郭弘常夏至於射的釣魚供母將餌聞笳角聲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卒 高暉堂

魚躍而出輿地志

魏文帝初鑊中生赤魚宋書

魏時有二魚長尺餘集武庫屋上有司以為吉

祥王肅曰魚生泉而及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

邊將殆有棄甲之象後關東敗果應之晉書

平原高苑城東有魚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

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筭囊遂墜於水

囊中本有鍾乳二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

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得頃時墜水之囊

飛上木謂五城為飛魚

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雜俎

井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謝與兄

杯渡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

施一餒者渡手美反覆還投水遊活而去又見

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

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

不復見牛渡亦已隱神僧傳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李 高暉堂

嘗因食鱸而病秋初歸湖上山亭與女子同玩

秋荷倚欄極眺忽聞亭檻之際有人語曰賢疾

為嘗食鱸不食則壽長放以左右無人遂起臨

食水族 忍北檻下有一大龜又語如前放遂終身不

南大魚攻塞切勿殺隸許之須更有大魚至羣

魚從之隸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冥魚悉

飛上木間因號為飛魚異記

晉元熙中桂陽郡有老翁垂釣遇大魚掣綸引

之並為綸所纏而死魚腹有文云我聞曾潭樂

故從檐潭來磔死做老翁持釣數見欺好食赤

鯉鱠今日得汝為

隆安中丹徒民陳惺於江邊作魚窟潮去于窟

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

卧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惺夜夢云我

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窟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李 高暉堂

神殺之惺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而去姦者尋

亦病死矣洽聞記

謝靈運守永嘉遊石門洞人代鶴溪泊舟溪旁

見二女浣紗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

浣紗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對人默無不何事自

良苦俄而一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

食食罷自還潭雲蹤何處覓吟罷不見康樂逐

回過二三里其弟亦來訪與偕回後人以康樂

處曰大郎回其弟回處曰小郎回太平記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徵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遊為君所得亮問曰既為人能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為不得其後三年為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日往來不知所終三峽記

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樞字正一自江陵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卒三 高暉堂

歸鄂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吟晏次忽一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來要見正一樞引首望之于岸下見三人各長五尺餘容貌華飾皆白服便出與語樞曰久欲奉謁今會良時樞曰卿自鄂下來有何相謂一人曰聞君儒者也故修謁耳遂與同宴夜闌二人俱醉於飲處便卧樞甚異之及左右皆相目不敢言乃以被覆之及明尚寢欲喚因舉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眼雖動而甚困矣不敢殺乃昇致江中是夕樞

夢二人衣白衣各執一珠放樞卧前不語而去及曉枕前一珠各徑寸乃是雙白魚也三吳記

宋後廢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將劉萬年夜巡於北固山西見二男子容止端麗潔白如玉遙呼萬年曰汝可去位萬年曰吾有何過答曰去位禍即不及萬年見二人所言益異之萬年謂二人深謝預聞何用見酬萬年欲請歸鎮一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萬年與語之次化為魚飛入江去萬年翌日託疾遂罷其位後果如魚所言江表異同錄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卒四 高暉堂

江南無復鰓魚或有問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鰓魚二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遊噉之少日便盡南史

武帝大同十年帝幸朱方至四壘中及玄武湖魚皆驤首見於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沒洪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 有鱗甲兵之

施下人將舉兵圍宮而睥睨乘輿之象其後果有侯景之亂

梁書

誌公嘗於臺城對梁武帝與鱸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

為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武帝深異之

如今秣陵尚有鱸鱗魚也

神僧傳

釋植相曾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水中忽有大蛇擊頭四顧來趣釣

者因即歸命投相出家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三六 高暉堂

臨川王宏好食鱸魚頭常口進三百

盧度隱居廬陵鄉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已即去

南史曰盧度字孝章始興人有道術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詰之亨乞命

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父夢二人謝恩云當令

君延亡箕

渚宮舊事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鱸為業後生一兒頭目是

鱸自頸以下方為人身

述異記

釋僧崖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

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

燒其獵具時獵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堰以養

魚崖率眾重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一尺許頭

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獵眾奔

散蛇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徧野久久乃滅

爾眾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

不害人勸停池堰眾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遂

即出家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三六 高暉堂

獨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

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

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

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合前江中

變為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

與子孫飲讌數日輒去

述異記

晉安郡民斷溪取魚忽有一人著白帔黃練屣

衣來詣之即同飲饌饌畢語之曰明日取魚當

有大魚甚異最在前慎勿殺明日果有大魚長

七八丈逕來衝網其人乃即殺之破腹見有饌  
飯悉有其人家苑亡略盡五行記

燕原山天池與桑乾泉通後魏孝文帝以金珠

穿魚七頭於此池放之後於桑乾河得穿魚猶

為不信又以金縷拖竿箭射者此大魚食之又

於桑乾河得射箭其山在嵐州靜樂縣東北百

四寸里俗名天池曰祈連沛合聞記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

有老翁皓首白裾襦衣來食而去眾莫識追而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李七 高暉堂

觀之行二里不復見但有一陂中有白魚長丈

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折弦斷矢後竟

中之剖其腹得杭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後數

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隋書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鬪猶

臣下興起小人從之而鬪也明年帝崩國失政

尉遲迥起兵相州高祖遣兵擊敗之

吳郡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鑿玉脍東南  
佳味也南部煙花註

一日洛水漁者獲庄鯉一尾金鱗頰尾鮮明可

愛帝問漁者之姓氏解末有名帝以朱筆於魚

額上題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

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

蕭后及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尚存惟解

字無半尚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

帝曰朕為人王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海山記

後梁韋林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為舍人

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嘗為鮒表以譏刺時人其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李八 高暉堂

辭曰臣鮒言伏見除書以臣為糝爇將軍油蒸

校尉臞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

憑籠臨鼎載戰載兢臣美愧夏鱸味慚冬鯉常

恐鮒腹之譏懼貽驚巖之誚是以漱流湖底枕

石泥中不意高賞殊臨曲蒙鈞拔遂得超昇綺

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腴恩

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桂紆蘇佩儻輕瓢纒動則

樞盤如煙濃汁暫停則蘭餠成列宛轉綠盤之  
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思噬澤九殞弗辭無任屏

營之誠謹詣銅鑄門奉表致謝聞詔答曰省表  
其悉卿池沼縉紳吸渠俊又穿蒲入苻肥滑有  
開允堪茲選無勞致謝雜俎

道英行龍臺潭池側見魚之遊乃曰吾與汝共  
爭我何者爲勝汝不及我我可不及汝耶即脫  
衣入水弟子持衣守之經十六宿比出告曰雖  
在水中唯斃土塲我耳又屬嚴冬水厚雪壯乃  
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神僧傳

智顛初居臨海以滄魚爲業層網相連四百餘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李九高暉堂

里江滄溪梁六十餘所即以福祿所得金帛其  
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表聞陳宜赦禁採捕時  
還佛龕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翱翔相慶嗚  
呼山寺三日乃散顛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又  
居山有葦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若他  
涉輩卽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上

昔有沙門其家大富造作塔寺以旃檀爲柱七  
寶爲刹未成之頃有三百沙彌從遠方來而其  
國內有五百賢者各各給與袈裟被服國人講

寺主遠人當去我先遣發阿闍梨常住自當作  
分寺主沙門念言我之功德積若沙彌不可稱  
計而國人不能佐助我我但爲一切人賤近貴  
遠便以火燒寺塔後入地獄畜生九十劫後作  
大魚身在海中長四十萬里眼如日月牙長二  
萬里正白似雪山舌廣四萬里正赤如火山口  
廣五萬里時有五百人入海採寶正是先身給  
五百沙門衣者因緣宿對魚張口飲水時舫從  
流甚疾皆大恐怖同稱南無佛魚聞其音合口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七高暉堂

而聽水任不流聞船上有諷經之聲魚便淚出  
自念不聞此音其來甚久因不復食經歷七日  
命終海中浮屍著海岸生法家墮地能語便識  
宿卽年滿八歲得羅漢道法苑珠林  
舍衛國中有豪富長者唯無子姓海禱祀神誕  
求索一子精誠款篤婦便懷妊日月滿足生一  
男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共相合集  
詣大江邊飲食自娛臨河不顧失兒隋水尋時  
搏撮竟不能得父母憐念絕而復蘇其兒功德



竟復不死至河水中隨水沉浮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種種求索固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魚販賣其奴捕得吞小兒魚剖腹看之得一小兒面貌端正得已歡喜我家由來禱祠求索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挲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兒於彼河失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李三

高暉堂

白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今生世墮水魚吞而故不死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當為說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眾為說妙法時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受三歸受不殺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無有乏短佛告阿難爾時長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錢九十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供給受不殺戒故墮水中魚吞不死受三自歸故今值我世得阿羅漢道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李三

高暉堂

二兒竟何所在紛紜不了請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王聞其說靡知所以即為二家共養此兒至見長大各為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其兒長大俱為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其兒自二父母請求出家父母心愛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即往佛所求索入道佛即聽之讚言善來頭髮自墮即成沙門字曰重姓佛為說法得盡諸苦即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

爾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舖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舖見已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舖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店魚舖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還放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爾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便放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喫

手爾時難陀即嗅其手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  
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  
也爾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  
惡知識共為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  
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各聞遠至佛本

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時有一池水饒諸大魚  
爾時大魚敕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他處所  
為惡人所得爾時小魚不從大魚教便往至他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三

高暉堂

處爾時魚師以飯網羅線捕諸小魚見便趨大  
魚處所爾時大魚見小魚來便問小魚曰汝等  
莫離此間往至他處所不爾時小魚便答大魚曰  
我等向者已至他所來大魚便敕小魚曰汝等  
既至他所不為羅網取捕耶小魚答大魚曰我  
等至彼不為人所捕然遙見長線尋我後來大  
魚便語小魚曰汝等已為所害所以然者汝所  
遙見線尋後來者昔先祖父母等盡為此線所  
害汝見必為所害汝非我兒爾時小魚壽為魚

師所捕擧者岸上如是小魚大有死者

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  
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挽不出水  
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  
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  
往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是  
復問魚言教匠汝者合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  
鼻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  
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三

高暉堂

博達多問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解  
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  
所疑往問沙門為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  
我不能答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  
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  
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偽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  
母教即作比丘徑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  
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答母言由未勝也母語  
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倘不如時便可罵辱

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復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  
門愚昧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  
是罵故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猪羊犬等  
衆獸之頭無不備有貴思經

善男子如恒河中有七衆生一者常沒二者暫  
出還沒三者出已則住四者出已徧觀已行六  
者行已復住七者水陸俱行言常沒者所謂大  
魚受大惡業身重處深是故常沒暫出還沒者  
如是大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暫見光明因光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七十五 高暉堂

故出重故還沒出已住者謂坻彌魚身處淺水  
樂見光明故出已住徧觀方者所謂鰭魚爲求  
食故徧觀四方是故觀方觀已行者謂是鰭魚  
遙見餘物謂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觀已行行已  
復住者是魚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  
復住水陸俱行者即是龜也涅槃經

一河曲中有二狹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二狹  
守之有野干來飲水見狹語言外甥是中作何  
等狹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不能分汝

能分不野干言能是中說偈分作三分即問狹  
言誰喜入淺答言是某狹問誰喜入深答言是  
某狹野干言汝聽我說偈入淺應與尾入深應  
與頭中間身肉分應與知法者野干銜魚身來  
雌者說偈汝何處銜來滿口河中得如是無頭  
尾鯉魚好肉食雄野干說偈言人有相言擊不  
知分別法能知分別者如官藏所得無頭尾鯉  
魚是故我得食

時有國王名罽呢吒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  
廣博物志 卷之四九 七十六 高暉堂

人民不知厭足欲王四海成備邊境親戚分離  
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官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  
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瘧以被鎮之人坐其上  
須更氣絕由聽馬鳴比丘說法緣故生大海中  
作千頭魚劍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  
更斬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  
時有羅漢爲僧維那王即白言今此劍輪聞捷  
椎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  
垂哀矜愍若鳴捷惟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爲長

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  
次第相傳長打健椎付法藏經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九

廣博物志 卷之四十九

毛非 高暉堂

廣博物志卷之五十

隴西董斯張纂

玉峯張大復訂

蟲魚下 分蟲 諸水蟲 諸蟲豸

齊景公渡沈之河鼃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治  
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  
柱之下乃鼃也左手持鼃頭右手挾左驂燕躍  
鵠涌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  
以爲河伯也晏子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毛非 高暉堂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鼃入於深淵

其後時出見初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續漢書

神記○宋士宗母宣  
爲母事同不重錄

黃河中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佛圖澄見而

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後果如言也

十六國  
春秋

訶條之國有鼃焉能吐食飲以濟饑乏者

鼃一名土龍能橫飛不能上騰

郭璞睡時有人見形變鼃云是鼃精文選注

卜師掌閱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

義兆四曰弓兆周禮

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

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

屬上

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手虺尾

其各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巽山海經

伊水多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上

大蒙神龜出於溝壑初學記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二 三 高暉堂

磁石上飛雲母來水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淮南

龜鼈之類無雄水蛤之類無雌郭璞云

龜得鑑則失溺璣三得天則甲脫鷄鶩聞磨聲

則曠馳食茄則醉

龜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

神龜三百歲游葉葉之上三千歲游卷耳之上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黃陰向陽上隆象天下

平法地繫衍象山四址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

十八宿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

化下可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說苑

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于萬

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

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

龜八曰玉龜

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

龜者陰臣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

之禮禮記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三 三 高暉堂

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

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嶽四瀆之象時出石上

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拾遺記

陶唐之世祗常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

有文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

伏滔述帝功德銘曰胡書龜曆之文述異記

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嬀之川大龜負圖來投

堯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歸還水中龍魚

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

其上拾遺記

越王勾踐恃十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于

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天差為捨

數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

匣廣一尺九寸匣中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

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下命

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述異記

葛玄指蝦蟇使飛龜使舞

符仙傳

孔愉經餘亭放龜溪中龜中流左顧後以功封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四

四三 高暉堂

餘亭侯及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鐘亦然印工以

聞愉愉悟乃取佩

晉中興書

餘姚縣倉封閉甚密而年年輒大損耗是富陽

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斷毀龜口於是無

復虧滅

吳苑

東北巖海畔有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

冬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

故狎

述異記

張駿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

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經九日六月丙戌薨於

正德殿十六國春秋

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

六寸背紋負八卦古字堅命作石池養之食以

粟後死藏其骨于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

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即

有人夢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

亡國之徵也未幾為謝玄破于淮肥

異苑

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或見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四

五三 高暉堂

一大龜如車輪四足各攝一小龜而行又有百

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指示出路龜乃伸頭

若有意焉因共隨逐之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

龜割以為臠食之須臾暴死惟不啖肉無恙

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歡字并

有卦兆

南齊書

建城縣昌城田獲四目龜一頭下有萬齊字上

臨江郡民劉京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

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

穿七口俱上龜背然行十許里及一高岸龜遂失之九江記

稭陵令中山劉沼梁天監三年為建康監與門生作食次竈裏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灸為弊劉為設齋會放之於婁湖劉俄遷秣陵令續異記

陸法和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中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一

六三高暉堂

三歸龜乃入草神僧傳

庾信死後化為老龜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宮每有人來挑宮人司官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從何而入當妖精耳因戒官人曰若來但砍之其後夜來登牀宮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官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尺餘其上有刀痕殺之遂絕五行記

陳嚴恭者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

五萬錢往楊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干去揚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念龜當死因請贖之謂龜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贖之龜主喜取錢付龜而去恭盡以龜放江中而空船詣揚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母曰公見揚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恠愕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一

七三高暉堂

記是本錢而皆小濕留容為設食客止明日辭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觀止而問附錢所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龜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龜也法苑珠林

昔波羅柰國有一商主各不識恩共五百賈客

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淵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眾商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

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悲救濟我也有一

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眾人

卽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殺龜頭諸商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曰我儕饑急誰能念恩輒便殺龜而食其肉卽日夜中有大羣象踰殺衆人<sup>上</sup>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昔有一河名波利耶

多<sup>隋言</sup>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鬘師其人有

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

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歷蹋壞其華時彼園

主見龜壞華園主卽捉置於一筐篋中欲殺食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八 高暉堂

彼龜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

卽向園主而說偈言我從水出身有泥汝且置

華洗我體我身既有泥不淨恐畏汗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不

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汗我之華篋作

是念已卽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

人卽提龜出置於石上是時彼龜出大筋力忽

投水時華鬘師見龜沒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

乃能如是誑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

出水時華鬘師卽向彼龜而說偈言賢龜請聽

我作意汝今親舊甚衆多我作華鬘繫汝唱恣

汝歸家作喜樂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

妄言誑我彼師母患著牀其姊採華造鬘欲賣

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誑我欲食我故誘我

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偈言汝家造酒

欲會親廣作種種諸味食汝至家內作是語龜

肉煮已脂椹頭<sup>本行經</sup>

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九 高暉堂

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六欲目色耳聲

鼻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

年中不能行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

樹下共宿浪史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

復有木狗饑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啗龜龜縮

其頭尾及其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啗水狗小

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奈何遂便得脫於

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鎧水狗不能

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於世人不如此龜不知



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元無端  
皆意所造宜自勉勵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藏

六如龜防意如城慧與魔戰勝則無患法句經

鼈人掌取互物互謂有甲介者以時簞魚鼈龜蜃凡狸

物簞投也刻於泥中以取狸蝥之物蜃大蛤也生育之時不可取故云以時春獻鼈

蜃秋獻龜魚凡此皆以避時○祭祀共廬羸蝼以

授臨人凡掌邦之籍事周禮

從水中多三足鼈枝尾食之無蠱疾山海經

海中多朱鼈狀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吐珠南海志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一 高暉堂

一足鼈池精名髮項白澤圖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賭父為客修鼈

焉小賭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

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

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

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國語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

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韓非子

褒離國王侍婢有身生子生欲殺之婢云有人

如鷄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捐之于瀾中猶

以氣噓之徙馬開馬以氣噓之王乃令其母收

畜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

欲殺之東明走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

渡因都王扶餘之地魏畧

仁壽中崔弘度檢校太府卿每誠其寮吏曰人

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

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

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一 高暉堂

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欺欽

昔者菩薩為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三寶慈向

眾生觀市觀鼈心悼之焉問價貴賤鼈主答曰

百萬菩薩答曰大善將鼈歸家臨水放之觀其

游去鼈於後夜來齧其門惟門有聲便出見鼈

語菩薩曰吾受重澗身得獲全無以答恩水居

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為巨害矣願速嚴

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明晨詣門如事啟王王

以菩薩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高時至鼈

來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船  
尋其後有馳趣船菩薩曰取鼈云大善又親漂  
狐曰取鼈云亦善又親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  
命曰取鼈曰慎無取也凡人心偽諛有忠信背  
恩追勢好為凶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吾賊  
豈是仁哉吾不忍為也於是取之鼈王悔焉遂  
之豐土鼈辭曰恩畢請退答曰吾獲如來無所  
著至真等正覺者必當相度鼈曰大善鼈退馳  
狐各去狐以穴為居獲古人伏藏紫磨黃金百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十三 高暉堂

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馳還曰曰小蟲受潤獲  
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斤斯  
穴非家非塚非劫非盜吾精誠之致願以貢賢  
菩薩深惟不取徒損無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  
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親焉曰分吾  
半矣菩薩即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劫金  
罪應奈何不半分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貧民用  
者吾欲等施爾欲專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  
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詎命三尊悔過自責

慈願眾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今吾也地  
會曰柰何斯事地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  
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滄而心悲謂菩薩言  
以藥自隨吾將辭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  
者以藥自聞傳即瘳矣菩薩默然地有所云太  
子命欲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  
參治菩薩上聞傳之即瘳王喜問其所由本末  
自陳王悵然自答曰吾聞甚哉即誅漂人大赦  
其國封為相國執手入宮並坐談論佛法遂致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十三 高暉堂

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者彌勒  
是鼈者阿難是狐者鷲鷲子是蛇者目連是漂  
人者調達是 六度集經  
蟹亦名執火  
軍行地無故生蟹者宜移居吉 述異記  
海上有蟹大如錢腹下又有十蟹名曰蟹奴 桂  
黃帝時日蟹虹螭 黃神黃爵白澤 錄  
鷹之瑞府亡虛日 路天

善苑國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

蟹煮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于鳳喙之

膠也 述異記

昔有人行海得洲木甚茂乃維舟登岸爨於水

傍半炊而林沒於水遽斷其纜乃得去詳視之

大蟹也 異物志

蚌江似蟹而小十二脚

擁劍一名桀步蓋蟹之類

十二星宮有巨蟹焉 釋典

廣博物志

卷之辛

十四 高暉堂

合澗有牡蠣亦有蒙南土人重之語云得合澗

一蠣雖不足豪亦可以高

姑勞如車螯而殼薄 臨湖志

朱登為東海相遺敵蟹報書曰遽伯玉受孔氏

之賜必以及鄉人敬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者

曷敢獨享之

二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

舍此吉覺異之使人於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

吉曰此文章橫行一世天下呼蟛蜞為長卿

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 成都舊事

劉臻好噉蜆以父名顯音同父諱呼為扁螺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蜆不如鄞縣車螯亦不

如北海 謝靈運答弟書

夏統奉親拾蟛蜞各資養

蘆雉似蛤蜊殼小薄耳 臨海志

貝桀德衰飛蛤浦野 周書

有大螺各躡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

知著石則軟取之以堅明王世則浮于海際焉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十五 高暉堂

拾遺

仙藥有白水露蛤 漢武內傳

王融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

相識昭畧顧謁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禮

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陽合照曜天下誰云不

知而卿此問何也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

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時

此物 宋書

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於蚌蛤中得

隋帝嗜蛤所食數逾千萬忽有一蛤推擊如舊  
帝異之寘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有一佛

一菩薩像帝悔不食 憤西陽

昔佛在世時到瞻婆羅國迦羅池邊為眾說法  
時彼池中有其一蛤聞佛池邊說法之聲即從  
池出入草根下聽佛說法時有一人持杖放牛  
見佛在坐為眾說法即往佛所欲聞法故以杖  
刺地誤著蛤頭即便命終生切利天 善見  
律論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六 高暉堂

螺亭在南康郡昔有女採螺為業曾宿此亭乃  
見眾螺張口而至便亂噉其肉故號此亭為螺  
亭 述異記

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為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  
有虫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虫出度  
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異苑

晉安書生謝端嘗于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剖之  
中有美女曰予天漢王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  
正令為君作頰端以為妖術責遣之女歎息升

常州宜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為縣吏  
性恭順積數年忽于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以  
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  
餘日堪謂隣母哀其寡獨故為之執爨乃畢謝  
隣母母曰君近得佳麗修事何謝老身堪曰無  
因問其母母曰子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  
七八容貌端麗衣服輕豔具饌訖即却入房堪  
意疑白螺所為乃密言於母曰堪明日當稱入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七 高暉堂

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可明且詐出  
乃見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  
遂歸房不得近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  
力勤小職哀君鰥獨勅余以奉媿幸君垂念無  
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閭里傳之  
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謂  
堪曰君熟于吏能久矣今要蝦蟆毛及鬼臂二  
物晚衙湏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唯走出  
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于妻

乃曰吾今夕殞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

二物求之妾能致矣堪聞言憂色積解妻出取

之少頃而到堪得以納命令視二物微笑曰且

出然終欲害之一且又召堪曰我欲蝸斗一拔

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奔歸又

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為取之良

父牽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

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其糞火君速送堪將此獸

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蝸斗此乃犬也又曰必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十八 高暉堂

何所能曰食火其糞火宰遂索炭燒之遣食食

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口用此物奚為令除

火掃糞方欲害堪火颺暴起焚焚墻宇宰身及

一家皆為煨燼乃失矣堪及妻厚化記

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蝶時人以為

族滋之應晉史

蝻名魁碎爾雅

紫蚘如渠洪蚘專車江賦○以干諸水虫  
蝸氏如亦掌去龍龜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  
友氏

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周禮

壺豚氏如蝸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

石子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樗午貫象齒而

沉之則其神死淵為陵上

嵩山湖水出焉東流於食水其中多活師活師蝦

蝦蟇大者名田父洽聞記

蛙大而青脊者俗名土鳥其鳴甚大陶隱居

寵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各鈎注居之去則止

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肉額下有丹書八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十九 高暉堂

字體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

其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

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抱朴子

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提取服之即仙矣

秋蠶與蝦蟇鬪漢武有南越之師黃蠶與白蠶

鬪東魏有宇文之逼

蝦蟇為鴉水蠶為戀惹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

其化淮南子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

蝦蟇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雖時夜而鳴  
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

數尤形似蟛蜞竟取土各作九九數滿三百而  
潮至一日沙丸雜刻

本柳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  
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開水維朝繼夕聿役

如鬼此令史諸事也南齊書

沈僧照別名法朗為山陰令時武陸王純為會  
稽宴集池亭哇嗚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王高暉堂

照咒厭便息日晚王欲其復鳴僧照曰王歡已  
闌令汝恣鳴即喧聒梁書

長老莎伽陀降伏菴婆羅提陀惡龍及為酒困  
不能折伏蝦蟇梁武斷酒肉文

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  
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法苑珠林

舜攝天子有後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金篋子  
吳南陽滕無為廣州刺史或言修蝦蟇鬚長一丈

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蟇鬚長四丈四尺  
封以示修修乃服之交廣記

有丹蝦蟇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臭如錫載  
紫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為栖息之處馬丹

常折蝦蟇為杖後棄杖而飛鬚作為丹亦在海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凡敗蠱

則令之比之司禮

翦氏下土一人掌除蠹物以攻禁攻之以莽草  
熏之凡庶蠱之事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一 王高暉堂

赤友氏如翦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以灰酒毒  
之凡隙屋除其狸蟲上

蜻蛄蟬也闇蜩蟪也螳螂馬蠋也蝥蛄蝥也蝥  
蛄蝥蛄蛄蝥蛄也蝥蛄玄駒蝥蝥蛄也蝥蛄

蛾也地膽蝥蛄青蠹也杜伯蠹蠹蝥也景  
天螢火磷也蛭蝥蝥地蠹蠹蝥蝥蝥蝥蝥

蛄蝥蛄蝥也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  
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

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  
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蝥

也尺蠖蠶也蚰蛸土蜂蟻螭也芋芋乾眩蟻  
娘也螭蟻鳥漢冒雋蠟蛸也螭蟻蚤也螭蟻蚤  
蚤也蚰蛸吳公也馬踐螫蛆也蜻蛉蟹蛉倉螭  
也蛛蛟螭蛛也蠶蠶蚤也蟹蛸蟹也朝蛸芋母  
也子子蛸也螭蝗蛆蚰蛸螭引無也負螭蟻也  
飛蟻飛蟻也虎王蟻也沙蚤蟻螭也天杜蟻娘  
也白魚蛸魚也土蛹蟲蟹也樗鳩樗鷄也蟹蚤  
曼青也螭蛸蛸也螭蟻魚伯青蛸也蚰蟻螭蟻  
蟻也 廣雅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三 高暉堂

腐草之爲螢也朽葦之爲螢也稻之爲螢也麥  
之爲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  
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爲鵲也蚤之  
爲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 搜神

蠶之種八曰蛸蛸 三月 初續 四月 續 愛珠 五月 續

續 六月 寒珍 七月 未續 四出 九月 初續 十月 續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

日而蛻蟬不食不飲二日而死 淮南子

體龍頸而驢喙邁嫩素於羔羊 閩鴻龜賦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  
女牡馬一疋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  
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即承  
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  
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  
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  
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  
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恠之蜜以問女女具以  
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三 高暉堂

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  
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  
耶招此屠劍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蹙然而  
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  
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  
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續於樹上其蠶綸理厚大  
異於常蠶鄰娘取而養之其収數倍因名其樹  
曰桑桑者喪也出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  
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

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

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

禁原蚕者為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蚕

神曰菟窰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

菟窰婦人先蚕者也故今世或謂蚕為女兒者

是古之遺言也 搜神記

伏羲化蠶酉陵氏始養蠶 皇圖要覽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

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

廣博物志 卷之五 高暉堂

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取而薦之以

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

蠶狀容與僕收蠶得百二十頭蠶皆如瓮大繅

一蠶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

人世祠桑蠶設祠堂焉 列仙傳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瘡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

蠶粟甚眾行即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

與姊妣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妣一

囊蠶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瘡以衣覆之

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 搜神記

劉薩何師畫在高塔為眾說法夜入壘中以自

沉隱旦從壘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為蘇何聖蘇

何稽胡名壘也以從壘宿故以名焉故以彼俗

村村佛堂無不立像名胡師佛也 梁高僧傳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

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 一作燈

注 古今

螢火一名即焰 爾雅

廣博物志 卷之五 高暉堂

玉梁有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有五色

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

挂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

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入天視日出

入恒在其上 拾遺記

務成子螢火丸方云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

士尹公授其方合而佩之永平中於武威北界

遇虜戰敗為寇所圍矢下如雨未至于南馬數

尺矢輒墮地終不能中傷虜以為神人乃解圍



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王夜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還宮

後漢書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古今注

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

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踰一年王

母將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

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天 高暉堂

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丘之穴穴

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為

珮此是神蛾之火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

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員丘之上

聚神蛾以瓊筐盛之使玉童負筐以遊四極來

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

九轉神丹王母弗與 拾遺記

楚莊王時宮人一旦化為野蛾飛去 述異記

蟻蝻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 論衡

昔人稱鷄有五德子以為蟬亦有五德頭上有

綬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

其庶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

也 陸雲寒蟬賦

促織一名投機莎鷄一名絡緯 古今注

蛺蝶大者曰鳳子一名鳳車 上

蛺蝶一名春駒 採蘭雜志

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時有蝴蝶一二百降

祠所饗其食近之不驚徹饌然後羣去捉之 者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天 高暉堂

吾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嬾家宿三更有兩人

把火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

蝴蝶繽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搜神記

魏收字伯起輕薄尤甚人號為驚蛺蝶 北齊書

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螭大者有窠或呼笛師 方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

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 集王舟因以鳥

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舟 拾遺記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與太守管輅往錢之原取  
燕勿蜂窠蜘蛛著器中使覆射卦成輅曰第一  
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燕  
勿也第二物家室倒縣門尸衆多藏精育毒得  
秋乃化蜂窠也第三物殼鯨長足吐絲成維尋  
縮求食利在昏夜蜘蛛也舉坐驚寤

音詔傳

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  
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  
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三八 高暉堂

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  
神通具足德樂止者驕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  
進辯謂德樂止言佛者雖值億百千世時乃一  
出當勤精進爲衆善本如何睡眠聞德樂止聞  
其教詔便即經行於祇樹間南始經行復往睡  
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請泉側坐欲思惟復生  
眠睡時精進辯便以善往而度之化作蜂王  
趣其眼如欲迫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  
王須臾復睡乃窠蜂王飛又激下聲其胸腹德

樂驚心中據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  
華種種鮮潔時窠蜂王飛往華上食甘露味時  
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眠思惟蜂  
王觀其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  
王睡眠墮污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飛還住其華  
上時德樂止向窠蜂王說偈言是食甘露者其  
身得安穩不當復持歸徧及其妻子如何墮泥  
中自汗其身禮如是爲無點毀其甘露味又如  
此華者不宜久住中口沒華還合求出則不能

廣博物志 卷之五

五九 高暉堂

當須日光明爾乃復得出長夜之疲冥如是甚  
勤苦時窠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佛者譬甘  
露聽聞無厭足不當有懈怠無益於一切五道  
生死海譬如墮汗泥愛欲所纏裹無智爲甚迷  
日出衆華開譬佛之色身日沒華還合世尊般  
泥田值見如來世當勤精進受除去睡陰蓋莫  
呼佛常在深法之要慧不以色因緣其現有著  
者當知爲善權善權之所度有益不唐舉而現  
此變化亦以一切故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

不起法忍解諸法本還臨隣尼 六度集經

徐邈晉孝武帝時為中書侍郎在首直左右人

恒覺邈獨在帳內似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

伺之無所見天時微有光始開總戶瞥見一物

從屏風裏飛出直入鏡中仍逐視之無餘物

唯見鏡中聚菖蒲根下有太青蚱蜢雖疑此物

魑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邈夢

云為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去雖近有若河

山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三 高瞻堂

初時疑不即道久乃語曰我始來直便見一青

衣女子相從前度猶作兩髻姿色甚美聊試挑

誰即來就己且愛之仍溺情亦不知從何而至

此兼告以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蛇

孟廣記

紺繭飛虫也如蜻蛉七月羣飛聞天云是蝦化

古今

方言曰蜻蛉謂之唧蛉郭註云江東呼為鴝黎

古今注云蜻蛉小而赤者名赤卒一名絳繭一

名赤弁丈人色青而力曰蜻蛉小而黃曰狐黎  
陶隱居曰蜻蛉一名諸乘有赤黑青黃不同蜻  
一作蛭

蜻唼一名桑根 說文 一名白宿 呂覽 淮南人呼康

伊 方言

蜻蛉一名負勞 爾雅

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

基援弓射之拂左翼 尸子

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 崔寔月令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三 高瞻堂

黃帝時有大螻如羊 宋符瑞志

廬陵太守平原龐金字子及自說其乃祖非罪

繫獄時有螻蝻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當活我

因投食與之食盡後來形稍大數月形如豚及

當刑螻蝻夜掘壁為孔以出龐氏常祠螻蝻焉

搜神記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

以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罇留以

示兒兒還見之欲送歸向縣未及而雨雷震失

其婦俄而婦從空中落身衣如故而易其頭為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孝姑為天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復不知所在冥記

蠶蠶謂之蠶蠶

蜘蛛長股者俗呼喜子又謂之喜母又名絡新婦海錄

重重一奔齊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而食曰人之有智不如蜘蛛符子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三 高暉堂

楚國葉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虫觸之而死乃嘆曰吾生亦如是耳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蜘蛛金樓子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尤往來不絕心緒昏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樣緣牀就琅便燕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異苑

螳螂叫謂之天馬堯豫謂之拒斧淮南齊杞以

東謂之馬穀訪一名斫父說文

蜈蚣一名龍子一曰守宮善上樹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為蜥蜴短六者名蝮蝮一曰蝮

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螫人一名玄蝮一曰綠蝮古今注

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蠹蠹南音或謂之蜚易南陽人又呼蜚

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蜚音南楚謂之蝮醫或謂之蝮蝮宋原

之蝮蝮似蜚易大而有鱗今所在東齊海岱謂之蝮蝮通言地醫耳斯侯兩音北燕謂之祝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三 高暉堂

蝮音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地

醫而短身有鱗東江東人呼為蛤蝮音頭鑽方音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跳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

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蜴還草中三教珠英

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咒令叩頭又咒令吐血皆從所教如似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

為叩頭蟲異苑

縊文蟲也一名蜺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

縊文蟲也一名蜺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

縊文蟲也一名蜺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

縊文蟲也一名蜺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

縊文蟲也一名蜺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

縣音齊東郭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

姜亦自縊俗傳此婦體化為蟲故以縊女名蟲

也

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蓮花正白並上

蟲有虺者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食因自殺

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虺類也韓非子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

濟南呼為懶婦古今注

釋道賁開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三五 高暉堂

秦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蝦蟇寇汝無

處奔顛當蟲也爾雅謂之王蛛蟪

東郭姜為蜺樂浪尉為魚有曹氏之子為蟪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問

婢誤以履踐殺一人遂有數百人著絳麻持楯

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

是鼠煩作湯澆殺遂絕搜神記

益符虫一名無舌可療開疾本草

南方有虫名蝦蟇一名蜺蟇又名青蚨形如蟬

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蚕子

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

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

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

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備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搜神記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鏟背上有

黑黃欄稍觸則斷嘗趨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

之良女蚓化惟腹泥雜俎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三五 高暉堂

蝓蟪在孔穴中及艸木稠密處作網如蚕絲為

羸絡伺蠅虻觸網則出擒食之形如蠅虎身有

毛斑隋隱居

江浦之間三麼虫其名曰焦螿羣飛而集於蚊

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

晝拭皆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觚俞師曠方夜

垂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

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

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

霆之聲 列子

蠅虎蠅狐也一名蠅蝗一名蠅豹 古今注

號郡有重名謝豹謝豹人也拖耻死其魄為重  
潛行地中羞見人掘出之猶以足覆面作忍耻

狀 雜俎

吾初讀莊子蛄二首韓非子曰重有蛄者一身  
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  
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按爾雅諸書蚤蝻名蛄又  
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譜此亦古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三六 三五 高暉堂

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 顏氏家訓

宋明帝嗜蜜漬蠅蟻每啖數升 宋書

蠅醜扇青蠅之類好摺翅自扇 爾雅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此史

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即為沙彌共父

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

其父據父墮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無有

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臥多有飛蠅

數來惱蠅父令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殺

其兒亦非惡意今遂相報 賢愚經

惠帝時洛陽南山有重作聲曰韓屍識者以為

韓氏將屍戮俄而韓謚被誅 晉書

蓼垂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本

不可失 文子

蝠螺生子深目黑醜雖飾相就眾人莫取 易林

蟬蛸戴盆不能上山 上

短狐上弩於孟夏之朔浮游羣死於白露 之

東海有螿焉冠蓬萊而遊於滄海有紅蟻者聞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三七 高暉堂

而悅與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螿之行月餘螿

潛未出也數日風止海中隱淪如岳其高崇天

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乎我之戴粒也我何用

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符子

晉太元中桓謙字敬祖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

鎧持槩乘具裝馬從岳中出精光耀日遊宅

上數百為羣部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既輕快人

亦便捷能緣几登窻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

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槩割取遷入穴中蔣山

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

異

孟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帝取水沃地以菽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中云恒有女著青裙白領巾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昔蒲根于時咸謂雙暫同阜蝨矣

上

石勒時淳觚白羞婦產一知大如孟剖之有虫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三五三 高暉堂

如巨蟻雙足立行

十六國春秋

董昭之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追遽畏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衣人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為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寔告其人曰但取二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

亂赦令不及也既寤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

齊諧記

陳後主時隋軍至江蚯蚓盡出森然如植箭陳氏水鄉蚯蚓土象陳氏自稱土德盡出明傾其窟穴以曲歸直是歲隋平陳

廣五行記

愚痴多故受蚯蚓蟻蝮蟻蟻鴿鵠角鴉之屬諸

駭虫鳥

法苑珠林

昔有小國有好林藪有五道士於中學道有一比丘得六神通有一沙彌年始八歲共在山中

廣博物志

卷之五十

三五三 高暉堂

各一面坐師知沙彌命餘七日即語沙彌汝父母思汝汝可歸家八日早來沙彌歡喜稽首而去道逢大雨流潦滂沛地有蟻穴流水欲入沙彌念曰我佛弟子一者慈心二者活生即便壅土決水令去沙彌歸家無有他變八日晨還師遙見之怪其所以七日忘死今何因緣得逢鬼神化現來乎即入三昧見其救蟻現世延壽沙彌至稽首作禮於一面坐師謂言汝作大功德為自知否沙彌言七日在家無他功德汝命應

盡昨日以蚊蟻故現世增壽八十餘年沙彌歡  
喜言善有報即更勤修精進不懈得阿羅漢上  
雷蟻大如蚓以物觸之乃蹙縮圓轉若鞠良久  
引首鞠躬漸小後如蚓焉或云醫人毒甚雜俎  
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鳴吐蚊叢菁間又蚊樹  
枇杷熟則皮裂蚊紛然而出

河內有人嘗見黍米許夫人馬滿地取火燒之  
皆化蚊蚋飛去古今注

南方蚊翼下有蜚重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  
廣博物志 **卷之五** 罕 高暉堂

復未嘗曾有復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  
食人及百獸食者知言重小食人不去也此重  
既細且小因曰細蟻陳重對齊桓公小重是也  
此重長春生以季夏藏於鹿耳中各嬰媿亦細  
小也 神異經

江南有吐蚊之鳥塞北有蚊母之草南中有產  
蚊之木

齊桓公卧于栢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  
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為於邑白鳥營肌而求

飽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幃進蚊子焉其蚊有知  
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噉公之肉而  
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  
腹脹為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金樓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脆  
化為蟻射人 搜神記

荆南南齊盛夏之月無白鳥余極寢處於其中  
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  
之異吁可怪哉 金樓子

廣博物志 **卷之五** 罕 高暉堂  
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長三尺落  
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纒出戶忽覩一姥衣  
服臭敗兩目無精到六年三月合門時患死亡  
相繼 異苑

過去有禿頭染衣人共兒持衣詣水邊浣衣已  
絞曬持歸爾時大熱眼闔道中見一樹便以衣  
囊枕頭下睡有蚊子來飲其頭血見見已父疲  
極睡即便發惡罵云是弊惡婢見蚊子何以來  
飲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蚊子蚊子飛去棒著



父頭卽死時此樹神便說偈言寧與智者讐不與無智親愚爲父害蚊蛟去破父頭法苑珠林

墨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斃

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依

常咒願一雙蜈蚣長尺餘便於盤中跳走遊便

飽食而歸安然無他搜神記

濡需者豕虱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國不知

屠者一旦鼓臂布草操煙少而已與豕俱焦也

莊子

廣博物志

卷之五

望三三 高暉堂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二虱曰爭

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

耳若之矣患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羸靡人

乃弗殺韓非子

齊魯爭汝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隱者周豐往

見曰臣嘗晝寢喾然有羣虱之鬪乎衣中甘臣

膏腴之肌餌臣項膂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曰爭

不息相殺者大半虱父止之曰吾與汝所慮不

過容口而已奚用交戰爲哉羣虱止今以七百

里爲君之城亦以足矣而汝汝陽數畝之田惑

君之心曾不如一虱之知竊爲君羞之魯侯曰

善符子

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

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榮寢敗

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深刷不謹

幹沐失時四體乾耗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

間蚤虱猥流滯癢渴澆無時怒肉探揣攫擻日

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虱者無湯

廣博物志

卷之五

望三三 高暉堂

沐之慮絕相平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

無改換指籥不能加脫畧緩嬾復不勸於捕討

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十榘蚤賦序

太原孫廣頭上有虱不得有虱大者便遭葦喪

大功小則小功總麻

江泌性仁義衣敝虱多綿裊置壁上恐虱饑死

乃復置衣中後終身無虱齊書

晉愍帝時大蝗司農青雍蠡石勤赤競取百姓

禾時人謂之胡蝗上

世稱南陽卓公爲繅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  
至誠災虫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  
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虫聞虫  
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  
深野之中閭童能不人其舍乎陶童不能避賢  
者之舍蝗虫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虫變  
與閭童異夫寒温亦災變之使一郡皆寒賢者  
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温乎夫寒温不能避賢  
者之縣蝗虫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虫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廣博物志

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於世世則謂之能却蝗  
虫矣 論衡

變復之家謂虫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  
故虫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  
吏加罰於虫所象類之吏則虫滅息不使  
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何  
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周身  
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虫應何官吏時或白布  
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

虫形象何如狀哉虫之滅也皆因風雨霖虫滅  
之時則吏未必伏罪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  
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爲穀害或時希出而  
暫爲害或常有而爲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  
宣公履政而移應時而有蜂生者或言若蝗蝗  
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  
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  
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  
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屐蝗食  
廣博物志

卷之五

廣博物志

穀草連日老極或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  
之吏未必皆伏罪也 上

馬援爲武陵太守有蝗援振貧窮薄賦稅蝗入  
海化爲魚蝦

後漢徐栩字敬卿吳由拳人少爲獄吏執法詳  
平爲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黃界  
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  
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卽飛去 搜神記

廣博物志卷之五十 終